

我的生涯

一個俄國農婦自述
託爾斯泰編定
李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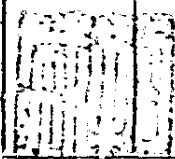
文學研究會叢書

我的生涯

一個俄國農婦自述
李 託 爾 斯 泰 編 定
藻 譯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32



目次

引言

一 達佛阿娜·老凡夫娜·蘇考娣娜給廈爾萊·沙羅門的信

二 阿妮沙對於米卡義祿之失愛的愛。家人使其嫁達尼魯。達尼魯的養母高斯麗喀向

阿妮沙的父母求婚。

二

三 翌日米卡義祿與阿妮沙之會談。晚上高斯麗喀送來定禮給阿妮沙。不好的接待，高

氏告知阿妮沙的父母。初次會親。

三

十五天後，在阿妮沙父母家裏之家族的喜慶筵。阿妮沙之飲泣。

四

整日行結婚禮。喜童去迎新娘。引新郎來。進教堂。『司瓦喀。』

五

拜訪神父。進新家庭。新夫婦同食。起床。束裝。新家庭中爐炕上買位置。喜餐。三天的熱鬧。

六

夫婦的生活。婆婆高斯麗喀的性格。高氏引誘阿妮沙以情夫待其弟。阿妮沙之拒絕。

七

高斯麗喀之威嚇，誣阿妮沙有一情夫馬梯·巴斯基力。阿妮沙與達尼魯之解說。

八

阿妮沙結婚後四年，懷孕。受不住再和高斯麗喀過普通的生活。達尼魯和她決意到

隣居巴斯力·拉烏毛文基家過活。分家。

九

拉烏毛文基和魯淑嘉家中的生活。初次的苦痛（生子）。

十

達尼魯空費力找不到一個收生婦。魯淑嘉代之。達尼魯之喜。祝福。選認教父和教母。阿妮沙自養小兒的一天起愛其丈夫。

十一

翌日阿格拉帥娜（哥路奇喀）的洗禮。洗禮之餐。禮儀。拉烏毛文基的請求，阿妮沙滿三日便又作工。阿妮沙受冤苦。母恩。

十二

高斯麗喀之讒言使魯淑嘉疑阿妮沙爲拉烏毛文基之情婦。魯淑嘉之嫉妬。

十三

達尼魯和阿妮沙離開拉烏毛文基老人家。分居。哥路奇喀之死。父母的難過。

十四

達尼魯和阿妮沙自己立家。困難。窮困的壓迫。

十五

大災難。窮困。達尼魯墮落，爲壞少年所誘。做賊的商議。勸阻及阿妮沙的憂戚。

十六

達尼魯行竊後返家。

十七

賊們從菲立賓家中偷牛，不幸全爲村夫們所捉捕。達尼魯逃免。阿妮沙的憂戚。

十八

翌日警官捕捉昂德和達尼魯。

十九

達尼魯入獄。他的婦人的探望。到一年頭判罪放流西伯利亞。生女。阿妮沙決意
伴達尼魯行。她和孩子們同入獄。

二十

起程赴莫斯科。到。監獄裏過活。達智喀病。使其進醫院。醫生之欺騙。

二十一

醫院中達智喀之死。管理婦之殘忍和欺騙。

二十二

監獄中的管理。

二十三

起程赴呢呢(nijni-novgorod)。佛勒喀河中之船上旅行。到柏兒木。

二十四

華尼阿和馬嬭進柏兒木的醫院。怪人。死人之床。

二十五

柏兒木的起程。 華尼阿掉下囚車來。

二十六

到都門之前，達尼魯重傷。 達尼魯進醫院。

二十七

達尼魯之死。

二十八

阿妮沙之失望。 憂戚。 阿妮沙受都門醫院管理員的婦人欺騙，如同在莫斯科的醫院

中受管理婦的欺騙。

二十九

阿妮沙請求還鄉。 監獄裏管理員伊凡，昂德維治之恩情。 送阿妮沙與其婦娜大利。

塞格閏拉同住。

三十

娜大利收留下阿妮沙和其兒女。

三十一

富商想要阿妮沙的一個兒子去承繼。阿妮沙之遲疑。默想以王司卡給人。但最後，卻不能讓與人。

三十二

回家鄉的起程。到烏康司格。住醫院。阿妮沙在一驛站上被竊。

三十三

由佛勒喀和呢呢返至莫斯科。到都拿及其家。阿妮沙過寡婦的生活。

三十四

阿妮沙再嫁與看教堂的伊凡·米奇梯治。

引言

此書由法國廈爾萊·沙羅門 (Charles Salomon) 君譯為法文，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出版。

沙羅門曾親訪托爾斯泰，托氏令其以此為學習俄文之課本；沙氏以之譯述，頗能活躍的寫出著者原來之精神及原書之文情，延至去年，此譯本始公刊於世。托氏死後，沙氏尚居俄國，日與托氏夫人蘇菲·昂德維娜 (Sophie Andriévna) 談論托氏生平及其著作之根源，蘇菲抄寫「戰爭與和平」有多少次。在一八九三年托氏以此書示於其夫人，甚賞歎之，並述其來源。托氏老年常一人散步於森林內，騎馬遊景，或洗浴河中，其情況可想。

托氏死後一年，沙羅門於一九一一年會親至托氏僭其婿米色·賽該維亞 (Michel Serguéovitch) 及其女達娣阿娜·老凡夫娜·蘇考娣娜 (Tatiana Lvovna Soukhotina) 出家後所死之地，高柴底 (Kotchéty) 得與主人們重敘其當年快事，而得補入此書中為俄政

府所檢查刪去者。

此書過於機械式的敘述，紀事無理想之可言。此層托氏在一八八五年也曾說及；他還說過：「此書不是爲平民的，然爲我們（有智識者）卻甚好。」但當他於一九〇二年以兩個『蘇』（約合中國四十個制錢）在『包斯來泥克 Posrednik』通俗叢書中出版時，竟完全忘掉從前他所說的：此書不是爲平民的。那時他只說這東西不是給孩子們的，並且寫着爲成年以上者（Pour les adultes）（此書第一次是在一雜誌登出）托氏爲之取名『巴比亞·多力亞』（Bobia Dolja）卽『村婦之命』（Le Lot de la paysanne）並毅然謂其非此書著者，亦未署其名於書面，以示自己懷抱之情感。

自義阿司萊阿·包李阿拿（Jasnaia Polian）有幾百米尺遠的高查集（Kotchalaki）地方，有位婦人，名阿妮沙，因所遇之不幸，隨其夫放流於西伯利亞，數年夫死，遂復返鄉，於一八八二年又與其村中看教堂者結婚。許多俄國的鄉下婦人傳說，當此婦女口述其歷史時，托氏夫人的姊達娣阿娜·昂德維治·考司曼司開夫人盡心悉聽，遂筆錄此傷心動情之苦史，而成

一書。托氏熱狂的評判其姊妹所示之記事，置於自己著作之上，以其真出自民間也。雖有俄人疑此書之來源，然彼等深悉托氏之爲人，故或疑此書完全爲一村婦之作，而復歸功於托爾斯泰。

俄國平民因久屈於專制帝國與宗教的聖訓威壓下之故，遂爲此書文理簡單之大原因。巴黎『自由人報』評云：此種簡單處或即俄國被壓的平民之真藝術也。

托氏本會親授阿妮沙之事與沙羅門，然沙氏今爲釋疑之故，特寫信給托氏女兒，詢問當時此篇紀事經過之種種（覆函見後）我們便可知阿妮沙的紀事在托氏著作上有何位置。我們更可見出俄士之大文豪，與其平民相交之深厚。

書中兩個主要人：達尼魯（Danilo）和阿妮沙（Anissia）都是大俄羅斯（俄國之一部）的鄉下人。讀此後，便見出男子不及女子所負責任之重，而女子爲其心愛之丈夫兒女犧牲的精神活現紙上。阿妮沙雖爲一誠實之基督徒，然老年時爲自己享樂的關係，不能不再與人結婚以遂其終生。達尼魯爲窮困所迫，不能生活，因儉一牛竟被流放於西伯利亞；此等處足

顯出俄政府之暴虐，平民受其壓抑，社會上缺乏正義，農奴制之遺害，監獄之黑暗，都歷歷從一不識字，不會寫之阿妮沙口中，於不知不覺間敍出。惜一部份爲俄政府所檢查刪削，使讀者不無遺恨。

沙羅門謂：俄國平民從未逃出其奴隸的境遇；至今日所受壓迫已達極點，此極點即「自由」興起之時；覺醒的平民，最近的將來便可立見之。

法文本原有沙羅門引言一篇，大旨可見於此，譯者對於沙氏引言中之意見，覺無全譯中國文之必要，故略之。此爲譯者所當聲明者。

至於譯文自不免錯誤，甚望讀者指教，俾得更正。

譯者誌

一九二四年三月。

達娣阿娜老凡夫娜蘇考娣娜給廈爾萊沙羅門的信

……阿妮沙述說她的歷史與考斯曼斯開夫人。我的姨母按字按句的跟着這位婦人的口講默寫下來。我曾親在其場。這位鄉婦講着一種很美麗的通俗語言；都拿政府境內的語言，為俄國中部的鄉下話。我父親非常同情於阿妮沙，有時也坐在默寫場中。

我姨母考司曼斯開移改過字或幾個句子的構造。司塔可夫 (Starkov) 只作文法上的修改。我的記性很是不好，記不起是他（司塔可夫）還是我父親作第一次的修改；但是我記得我父親改的十分恰當。我不止抄寫過一次呢。數日內我父親只忙碌於此紀事，並且完全專心用一種真的熱情來工作。

書名是他起的，當時沒有立刻找好，不知換過許多次。當現在這個名字由尼古拉維治（托氏的小名）找到的時候，人人滿意。

你對於我父親在此題目上所論種種的設想，完全是的確的真實。我記得最後的都是他

的（註一）你沒有錯，一點也沒有錯選了這本紀事：我的意思以為這是俄國平民的很好的紀事。

我從沒有見過給鄉婦們讀此書時，她們不流淚，低聲的說（註二），叫出些啊和哦！許多最誠實者，她們自己完全憂愁的表同情於此歷史。這就是我所能告訴你的，完全在「巴比亞，多力亞」上的……

莫斯科，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註一）在去信上，我會指明此紀事某一定的地方，想為托爾斯泰的手筆。如阿妮沙看出她愛達尼魯；風吹動小兒的搖籃；淚為上帝之一恩賜……大約多是結論處。

（註二）來信所說之讀者的低聲，可如此說：哦！可憐的不幸的婦人！這是我們的命運！眼淚，絕不是幸運，那真是我們的苦命！我也難過。啊！我可憐的孩子們！我的華尼阿病了，我的瓦西亞當兵去了，豈不得彼得的消息，並且我丈夫要死了！上帝啊！幫助我憐恤我們，上帝啊！

沙羅門註。

一

我已經結婚了。我還不到十七歲，家中就給我擇女婿。這是在自由前二年經過的事。我任在我父母家裏過活，一點東西不缺少，這也不是過豐富，也不是過於貧苦，實是鄉下一種節儉的生活。年紀大的人都到租田（註一）裏去。我留在農舍看管家禽。生活是自由、美好的。大姑娘像我這樣真快活。有時要唱歌或是跳舞，總是我的第一。我的同伴們和我出去鬧玩快樂時，總是我領着頭兒。隨着家裏給我找些求婚的人來，我看不中他們。因為我已經有個意中人。但是人家不給我說這一位。

這位不是一個鄉下人。他在我的主人家裏作活，住在車房，他的名字是米卡義祿。（註二）我常常在田裏看到他，就把他放在心裏了。他也留眼看我。有時如果他望見我在那里，他便借着一根草的事兒來與我周旋攀談。

這一天好天氣。他來向我說：

「我的小阿妮沙，你等我二年：我們就要自由了，那時我便娶你。」（註三）

「我怎能這樣等着你呢？你很可以再尋一位別家的去。二年後我們才自由麼？真是難知的事啊。」

他說：「阿妮沙啊，假使你不等着我，你便要後悔了。」

我倒很想配於他。只是我在這裏拒絕了這一個又等着那一個——真是難爲情啊。

到後來，要把我給本村裏農夫達尼魯結婚了。達尼魯是一窮家；他不是親生子，是個過繼的兒子。我們村裏一位婦人未生子以前收養下他的。達尼魯長大，成年了，他家的人就給他選媳婦，要找一位能作活的好婦人。達尼魯母親就挑選到我做他過繼的兒子將來的老婆。在這個時候我們村裏是不嫁女兒到外村去的。

秋天（田禾已經收割進了倉）一天清明的夜裏，高斯麗喀到我家來，這是達尼魯母親的小名。我的父親母親都在大房裏，我在旁邊小閣裏。她一直向我走來看，我就知道這是爲什

麼的了。因為我母親已經在先告訴了我。她說：

「夜裏好啊，女兒。」

我答着說：「夜裏好。」但沒有擡頭看她。她便說：

「爲什麼帶着這樣愁悶的氣色呢？我來給你報告個好消息聽。」

「應當帶什麼氣色才是呢？」

她說：「阿尼沙，你樂意配達尼魯麼？」

我說：「我不配他。」

「爲什麼？他是壞的不配這樣麼？」

我再說：「我不配他。」

她笑着說：「看着罷，你要配他的。不論怎麼樣，這不是你的事啊。」

她彎腰走進我父母所在的地方，給我父親行極深的禮，帶着十分謙遜的樣兒說：

「伊凡、西門尼治，把你的巴郎忍喀給我的家郎忍喀罷。」（註四）

我的父親笑說：

「你只去問一問她。」

高斯麗喀重新叮嚀着說：

「伊凡、西門魯維治（註五）把你的小女給我的小兒罷。」

我父親與前態度一樣。高斯麗喀就先發話說：

「好罷，我給她說一聲，方纔只不過一句話，就惹的她不舒服呢。」

高斯麗喀又說：「只要你同意就夠了。那就不必給她說了罷。明天晚上，我拿麵包和鹽來，我們講定這回事，我就帶點定禮來給姑娘。」

高斯麗喀去了。我的父親叫我說：

「阿妮沙，你的腦子裏想配誰呢？大概是財東彼得·非多路維治罷？」

他接續着譏笑說：

「這可不是我把你不給他，實在是人家不要你啊。」

「他不要妄想娶我，我還看不上他呢。」

「好好的，你自己想想看。所有的女兒都要出嫁的。這並不是我們手裏創下出嫁娶媳婦的禮。是上帝立的。自然也要一點你的同意。」

我轉進小閣哭泣，我就這樣計算：「等米卡義祿呢？這眼看見是完全不能的了。達尼魯又不中我的意，只是我再沒有別的相好的。那麼，又怎麼樣對付父母愛兒女的心呢？」這些事在我的頭內轉來轉去，使我不住哭泣。

(註一)租田(Сель)當俄國在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農奴解放前，田主分租其地與農奴。農人以其田所收穫之多半歸入田主。及解放後，農人則只得有其產品六分耳。遂尚有租田之稱。或譯「裕田」。

(註二)米卡義祿(Михаило)是一個「德佛祿維」(Дворовые)是一種農奴自由後之作工於主人家以求其鄉人生活。「德佛祿維」在鄉人階級為農奴之高等者。此時被稱作工於主人家以贖其罪。

(註三)米卡義祿自由後，能隨自己的意思去結婚。

(註四)就是說把你的令愛配給我的小兒。兩個名字是一個故事中的名字。與中國所謂「金枝玉葉」「令愛」

「大兒」之稱有同意。（譯者註）

（註五）當第一次尙未確定女子的父母許諾時，求婚者則只泛稱女子家祖父之名。如伊凡、西門尼治是。第二次則直稱女子的父名，以求其悅心。如伊凡、西門魯維治是。

第二天早上，我到農舍裏去做事。米卡義祿來向我說：「好罷。」
我說：「好。」

我們同坐在一個小土臺上，他如同平時的向我說：

「我的小阿妮沙阿，好好留着心……」

他靠近我，把頭放在我的腿上。我說：

「米卡義祿啊，高斯麗喀昨天來，已經灌上小媳婦湯了。米沙，你當然知道我的女婿不合我的意。」

「那麼，爲什麼配他呢？」

「應當自己結婚。但我不能自己去結婚以違我父母的心願。」

我們死了心事。

他接着說：『我的小阿妮沙啊，你總是要後悔了。這樣，你不等我，你也曾見得我怎樣愛你了。』

我是可憐他。

我們一同哭了，我抹着他的頭髮。我的眼淚如豆子般的大落在他的身上。

『米沙，我們的結婚一定不能成了。應當拋棄了心願罷。』

這就是我們經過的事。

高斯麗喀晚上又來。我整夜未眠，再到小閣。我真怕見人。把我給誰好呢？他有點不好看，又有點野，怎配得上我這樣的美麗和活潑的人兒呢。我自己想着說：『他不配得我。』我坐在那裏，當她進來到我跟前，就把二十來個菓子，一斤餅乾和一小塊加黃油的乾麵包放在我的圍裙裏。她說着：

『看阿，這是你女婿給你送來的人情。』

我不樂意哪。我說：

「我只會這樣。」

我把東西全扔到牀上，再坐到我的位子上。高斯麗喀說：

「爲什麼這樣傲慢呢？」

她到內室去，先向聖像行了祈禱禮，又向我父母行禮。她說：

「伊凡、西門尼治，爲什麼媳婦對待我那麼不客氣呢？」

我的父親說：

「不要介意，她一樣的要嫁人的。」

「我們的禮物使她不樂意，都拒絕了。」

「這個自然會好的，讓她自己去想想罷。」

所有全家的人和司瓦喀（註一）同達尼魯的父親都聚集在一塊兒。我的媽媽鋪起桌布，

高斯麗喀站在桌子旁，安放她所帶來的半斤「弗達喀」酒和所有的東西。

這時到第一次「看貨」了。(註二)

叫我出去——大家都來請——不住的，我總是哭着。我的父親向我說：

「怎麼哭呢？你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末了一個。所有的女兒只看她們的命裏定數了。如上帝見憐，你們便快樂的過活去。」

所有的人都禱告。我父親斟滿一盃「弗達喀」酒獻給我將來的翁翁說：

「祝你的福壽，我的將來的親家翁；他們少年夫婦過恩愛同和氣的日子。

我的將來的翁翁持盃向衆說：

「我將不咒罵她。」

我父親又輪着說：

「不勞你責怨她，我決不嬌養她的。」

所有的這些做作，自然都是給我的教訓。只是我自己心冷，喉乾。他們喝完了酒，喫了點心。然後散席。我將來的翁翁說：

「十五天後，行完婚禮。請大家都來喫喝。」
就此，大家散席回去。

(註一)「司瓦喀」是「媒婆」或「老媽」的角色。

(註二)「看貨」定婚後立契書爲憑，再驗媳婦。就是婚姻的買賣，以人爲貨。

三

明明白白的，我的志願是不算數的，把我交付人去，不經我的同意。我自己想着：

「你願意不願意，總是要你嫁人的。」

我的父親和母親進城去，糶了三十二斗大麥，買來應有的各樣的東西。我就知道婚禮的日子要到，便預備做禮物和我的嫁妝：兩件裙子，兩件圍裙，一身皮衣，兩身內衣，其中一件是灰白色布袖口，（註一）兩件短裙用三色花布做的；一件白底紅花的圍巾。我繡了一條花手巾給翁翁，一條黑毛圍巾給婆婆。我忘記不了一個人。

喜禮的日子到了。莫司多瓦義的家族都到我們村上來。高斯麗喀獻出五瓶（註二）「弗達喀」酒，一盤菓餅，一塊羊肉，細麵包。我的父親請來本村的人們。

我那時坐在暗房（註三）還是反覆細嚼我的苦悶，用耳聽那外房的談話和動作。各家眷

都到了。他們入席坐起，分喫菓餅和菜瓜。我將來的翁翁捧着一盃酒給來賓，並且說：

「願上帝賜福給他們，幫助他們做成好的工作啊！」來賓陪着都喫一盃酒。還說了些別的話。後來一位客人說：

「我能看看你的貨麼？」

「怎麼，自然能啊。」

我的教母，我的母親和司瓦喀同來給我裝束，說好好的應應場面。我雖不樂意叫人看見我。也只得那麼樣出來。

坐客同聲說：「好貨阿，真喜人兒。」

那時我毫不覺着喜歡這種言語，我自己想着說：「貨是不錯，只是買主不配啊。」

我向衆人行禮，大家都離桌而立。這就到行禮的時候了。我裝扮的就如同我在別人結婚時看見的人兒：我靠在我父母的身邊哭。然後聲音大起來，我聽到的必一一回拜。我真願悲戚自慰以爲樂了。

「父親和你……母親阿，你們教養了我，謝謝你們的麵包，謝謝你們的鹽。是啊，父親，你賜我一盃毒酒，我不變成奴才，也不變成養媳婦，纔是你們的快心樂意啊。只是你們把我當小女兒的正在受父母的恩愛時，卻賣掉到外家去。」

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都一同哭了。我的翁翁婆婆想找法安靜我。高斯麗喀便說：

「我的小阿妮沙，我的孩子，我們不下看你，我們不虐待你。」

跟着大家唱歌。這樣禮儀就完結了。明天早上是正式宴慶的日子。

(註一) 作工用的，不釘袖釦。

(註二) 五瓶約合中國九斤。

(註三) 熱天時的涼房。

四

婚禮的儀仗安置好了。定妥馬車，裝飾起馬尾來，花馬花車都到我家門前停住。我的陪房婦人已經把我穿好，等大家都到齊了，把我安到外房坐在正席上。許多女孩兒，我的兄弟和我的男陪員都圍繞着我而立。

進來第一個男家迎娶的喜童和第二個帶進一斗大麥來。走到外房先禱告過，行了鞠躬禮，向衆女孩子帶趣的笑說：『你們的確能做得麼？』她們回答說：

『我們看守我們買的房子。』

『我們來這里是要得我們的份子的。』

小女孩們接着說：『什麼價？我們曾交過一百並且一樣的二百盧布的。』

『哎呀！我們償你三百或四百罷。』（註一）

他們拿出四塊二十個戈壁的銀洋，放到桌子四個角上。桌子中心一瓶「弗達喀」酒，一塊山羊肉，一些細麵包。男陪員說：

「我們家有一個姑娘還沒有開口兒，你們家的瓶子卻張開着。」

他們放十五個戈壁在瓶口上，便說：

「這樣她就不張口了，我們塞起瓶口兒。」

隨後兩個喜童出去引新郎來。但是我臉上披着蓋巾，坐在那里看不見。我只是覺着好像有人叫誰坐在我的身旁。大家就動手喫喝，圍着一圓圈，使我稍覺快興。跟着大家叫把我送到外邊坐在花椅子上去，達尼魯試着想抱起我放到椅子上，只是抱不起來。他是不強壯啊。他求昂德幫幫他。他說：

「昂德，放她到上邊去。」

大家都笑着說：

「你不要騙我們，還是你自己好好的安置她去罷。」

我覺着害羞和苦悶。

我真不願看見什麼人。司瓦喀一下把我安到花椅上，把花片（註三）向客人們頭上扔去，

口裏唱着歌兒：（註三）

『滿天下着細紛紛的雪，

細紛紛的卻較勝毫無點綴；

在這細紛紛的雪中

一個人昂然獨立。

方行獵的一衆獵戶，

盡都以兄弟相待達尼魯。

他們得着一件貂鼠皮

做成一襲輕裘給達尼魯

當他新婚的時候。

我的生涯

好像得了上帝的默許。」

兩個喜童捧着「聖像」圍車轉了一匝。所有的客人都向東祈禱過後，散去。

我總是不住的哭。衆女孩子向我說：

「阿妮沙，不要憂愁了。你想想真是沒有比你的丈夫更醜的麼？」

我沒有興趣回答她們。我自己想着說：「一定的，我沒有福氣，不論是我在家裏，田裏，或者是在我可憐的心裏。」

我們到了教堂，神父不在那裏。等了好久，神父來到。唱歌的教徒便開始唱起「彌撒」歌來，隨即給我們結婚。禮儀完結，我呢，可說是死了。當時我想得：「快點完事罷。」

(註一)買賣婚姻時，給女子的紀念禮。男子不能直去迎娶女子，途有少女們作中間人。所講之話各地方略有不同。

(註二)「花片」有「好運」「幸福」「生子」之意。

(註三)此歌通俗用。惟人名處則以結婚者姓名添換如：達尼魯。

五

過了行禮之後，我們到神父家去拜謝他，他給我們每人一小盅酒，給我們祝福。然後我們一直去拜翁翁家族。他們都每人被着毛衣，把另外一件鋪起做地氈。我們進去給他們敬禮及地。他們又重新祝賀我們，給我們兩人每人一塊白麵包和兩個山芋；達尼魯把他的藏在衣巾下。讓我們進房子裏間去，坐在桌子前，婦女們都同聲唱起通行的賀喜歌兒來。

我的丈夫給他們每人十個戈璧。

除過我們新夫婦外，都坐在外房喫飯；我們倆不能喫那天剩下的喜宴。把我們安在暗房裏，那里桌子排起，並且也安好牀鋪。

司瓦喀和喜童服侍我們喫飯，喝的紅酒，（註一）我的丈夫喝了一點，便去喫「弗達喀」酒。我卻不能喝下去一點兒，達尼魯輕輕的推着我小聲向我耳邊說：

「哎，阿妮沙，噢，噢一點罷！」

我不理他。

我一時有興，我用嘴唇嘗嘗紅酒。喫過了；司瓦喀來拾好傢具，再給我鬆了裝束。然後向我們行禮說：

「應當相愛以終，上帝降福給你們！」

她離開我出去。我自覺憂悶氣促，以至發昏。我的丈夫使我沒有興趣。在五點鐘的時候，人來叫起我來。司瓦喀理好我的頭髮，梳成出嫁後婦人的頭。我自覺難過。把我的一條辮兒分束成兩根，（註二）更使人十分厭煩。

叫我們出了暗房到外間，各家族的人都聚齊在那里了。他們用毛氈擋住門，擁擠着，不讓我們進去。應當在爐坑上買我們的位子。我們獻「弗達喀」酒給他們，遂開了門。只是稍遠一點有別的客人塞擋着路，吸着煙。喜童捧給他們的酒後，纔讓過去。就是在那邊的一位紡織的老婦人，應當一樣的給她送份禮。

現在都買過來了，路也通了。把我們安在爐坑上，送給我們一隻母雞喫，要隨着俗話說：

『給我的前胸，給你的後膀，我們相愛。』（註三）

我嚐了嚐一口雞，我卻不喜歡牠，緊跟着叫我們坐席。開始喫飯。分嚐喜宴日的點心，再分嚐各親友送禮的點心。一直鬧了三天宴會，完全使我氣悶；我的丈夫不合我的心意。第三天晚上，我走出去，藏在外房黑角裏哭。我一個人靜坐在那里，忽然顯出達尼魯在我後邊……

我正說着：『應當合他同心同意，我的終身總要跟他過活的。』

他接着說：『爲什麼你走出來呢？』

我的臉向着牆，假裝修理我的頭髮，用手遮住臉，隨着說：

『達尼魯，我的頭束的好麼。』

『怎麼樣！再不能這樣好，很好了。』

他喜歡我與他說了話，便來拉起我的手要親，我讓他去……

自此以後，我歸於他了。

(註一)紅酒是表明「交換」的意思。

(註二)女孩的頭髮是一條辮兒；出嫁後分爲兩條，以爲辨識。

(註三)俄國平民間結婚時俗語。

六

過了三天，各人回各人的家去，我的丈夫到租田去作工。請來幫忙的朋友也都走了。我的婆婆向我說：

「阿妮沙，我頭痛，你去收拾好我們用過的一切器具罷。我去睡一睡。」

我說：「好罷。就去。」

我去收拾好了器具。好容易回到房裏，哎，又來了：

「阿妮沙，去，燒起爐竈來。」

她還睡着，天天這樣。有時我要修補點衣服，她便把我送去燒火爐，做飯。有一天我向她說：

「哎，小母親，你起來。燒燒爐子罷。」

但是她說：「不能，我的女兒，我頭痛的要破了。聽我說你去燒熱爐子罷。好上帝啊，我可做

夠這工作了。」

我們家鄉的規矩，新媳婦在第一年內完全不做重工。我的婆婆却把我送在她的左邊，右邊擋她的位子。她自己消閒過日，真不公道啊。我一點點沒有告訴我的丈夫。我也不是賭氣嫌作工。實在一個人不能做了所有的各樣事。一切家務我負擔，周身是事。一個丈夫又不合我的心。真使人困死了。這並不夠，還有別的來。

高斯麗喀的兄弟，義方當兵期滿，剛剛在我結婚時回來，住在家裏，差不多總是不出外邊去。我的丈夫總是在租田裏，義方總在家裏。

有一天，說我們要開掘一條瀆麻的坑，我預備要去。我的婆婆吩咐我說：

「我的小阿妮沙，替換上我的裙子，汗衫，再戴起我的好看的好看的頭巾來。」

爲什麼她老人家忽然這樣和我好呢？我很驚奇。我收好頭，她親自把一條紅圍巾被在我的頭上，我真奇怪。我不知道婆婆有這樣溫和，我就去作工，我最早到院子裏，男人們都還沒有來，老婆子獨個在那里。她向我說：

「我的小阿妮沙，這樣，我有點事兒告訴你。」

「什麼呢？」

「這樣：你很喜欢我的兄弟麼？他託我傳一個信來：他十分的想得你，只要你愛他。」

我真是心跳得好似滾水澆着，我想不到耳朵裏聽着：我的婆婆姦誘我作惡啊。

「我的小母親，你說些什麼？」

她給我更叫出好的來了。

我這樣說：「人豈能吞食他的誓言麼？」

我流淚哭泣。她說：

「好罷，好罷，由你過去罷。」

我立刻脫了裙子，圍巾，把牠都扔在那里，她發氣的走出去。我沒有給一個人說，從那時起，我收藏起我所有應有的東西。然而她因為我這麼樣不順他的意，遂給我千萬的苦難受。

七

我絲毫沒有休息的時間，高斯麗喀給我各色各樣的重工做。她想挑唆我同我丈夫失了感情，她嚇我說：

「看看我的手段罷，他要揭了你的皮的。」

她就告訴他我各色各樣的故事。達尼魯猜疑她，不信她所說的，也就沒有答理她。

三個星期後，我的婆婆裝腔又向我表示親善，特向我做出嫵媚的樣子。這一天她要進城去，她向我說：

「我的小阿妮沙，你沒有赴喜宴的新襪子罷？」

我們將要到隣村一家賀結婚禮去。我回答說：

「母親，是沒有的。」

「我可想對了，正好啊！我到城裏去，你願意叫我代你買來麼？」

「我恰沒有錢。我可以趕快到父親家裏要點錢來。」

「好罷，去阿。只是我可不等你，你把錢交給馬梯，巴司基力，他隨後就要來的。」

巴司基力是我隣們居中一位獨身的人。我跑到我父親家去，他給了我四十個戈璧，我遇見馬梯要到城裏去，便把錢交他，給他說：

「把這錢交給我的母親，她給我買襪子的。她已經說過代辦這件事。」

「我在城內什麼地方找到你這母親呢？還是告訴我應當給你買什麼樣襪子，我自己當然能代你買來。」

「你簡直不知道麼？」

「這些，我可不懂得。很好，還是說了應當給你買的罷。」

我給他說明白。他到城裏去，他買了襪子再交給我的婆婆。

到夜裏，我預備好晚飯，高斯麗從城裏回來很晚，她從他的口袋裏掏出襪子來交給我。

向我說：「看阿，這是你的襪子。」

我說：「謝謝你。這是你替我買的麼？」

「怎麼是我呢？我那里來得錢呢？這是你的情人馬梯烏其喀（註）給你買來送你的。」

我受着這一下，不能分辯一句話。恰恰我的丈夫、翁翁和別的些人都在那里坐着，都睜着眼睛靜悄悄的看在我身上。高斯麗喀這次得勝了。她又進一步譏誚着羞我說：

「請看罷，這位清白的少年有德的婦人啊。僅僅不過纒結婚一年，自然是有他的情人給她買襪子來。」

我說：「你在那里說些什麼話？你自己不願等我，拿上我的錢，吩咐我說你託馬梯帶去的啊。」

我自己不能多說一點。她笑着說：

「扯謊了，我起身前並沒有看見你啊。馬梯烏其喀從後邊草房那里過，他給我說：「請帶去這個，給我的親愛的。」這是什麼意思呢？你真是圓猾啊。」

哎，我的翁翁又來敲我一下，他說：「哎，小媳婦，你做的事可不好啊！」

達尼魯總是坐着低下頭，好像他沒有聽着什麼似的。我叫着上帝，訴着我的冤屈：

「真的，這是我父親，他親自給我的這個錢；我以靈魂爲誓，她絕對不做那樣的壞事同這不幸的馬梯啊。」

我哭得像淚人似的走出去。我的丈夫跟着我來，向我說。

「阿妮沙，這事是真的麼。」

我說：「一點不真。如果真有這件事，我便死了。達尼魯，你一點不要想，不要信她，她是想一下害死我的。」

達尼魯接着說：「我真不知道是信你的是呢？還是信母親的是呢？」

我覺着我的身體分裂了；我到暗房去哭。高斯麗略一天一天給我越來越利害。我絲毫不能休息。我遂逐漸的辭着要到我親愛的娘家去，好忘記了那些事。再也不願看見我那受難的房子了。

我的生涯

(註)馬梯為其略即馬梯。

我這樣的過了四年，經過種種苦難。苦到頭——我的身子大了，重了，要拖着走。我年輕沒有經驗，每天應當照常作工。後來我不過只喫一口飯。我的婆婆却每天來把各種剩飯都送到嘴前來，她說：

「哎呀！喂不飽母貨！不停的喫，喫的奶從鼻孔裏流出來了。」

我沒有力量支持了，只好忍着。隨着我便再三再四的向達尼魯說：

「你如果願和我過活，便取出這里你所應得的東西來；如不願意，那我就一個人走了。熬這樣的苦日子，不必了！寧去吊死以了此生還好。」

達尼魯起首一點不想聽。只是我常常的一樣的前前後後來講了又講，他自己也就細細想着那些事。

一天一天我們的生活過得更覺痛苦起來，沒有一天不吵鬧，平常的生活是不能過了。

這一次我給達尼魯說：

「我一點點都不能這樣過了。與其我們終生這樣憂苦，何若我們背上口袋去討喫呢？不論怎樣，總勝似和這位婦人同居。」

說到此地，達尼魯說：

「忍一點性罷。我自己也有我的主意：弄明白我們一切的東西再走罷。你認得的巴司力、拉烏毛文基，好罷，他能招待我們去住到他家裏。」

這個消息真叫我喜歡。就是不論什麼地方去過活，總勝似和高斯麗喀同住好。第二天早上，我去看望巴司力、拉烏毛文基去，他是一個上年紀的鄉人，只和他的婦人過活。他們沒有一個孩子同住。我到他家時，他已經出去作工了。我就在他的園內田裏走了個全過兒，好家業。他有十四隻羊，兩匹馬，一條牛和小牛。真是做着一大家務，沒有人幫助他。巴司力向我說：

「阿妮沙，你到我家來住。我年紀老了，只要你給我作工，我能休息，保你平安的住在此間。」

上帝的恩典，所有安放在我家裏的東西，麵包是不缺的。」

「回來，我照樣的全告訴了達尼魯。高斯麗喀因此擊敲我們說：」

「什麼魔鬼附了你們的身！去阿，到你們願去的地方去罷！」

這位老人家還想留我們同居，只是要分清家務。因此就動手分家，發生了很多的誤會，縣公會使出來給我們平解。只是後來仍沒有調解好，因為我們只得到達尼魯所有作工的報酬物：一輛舊破載田禾的車子和一頭山羊。這樣以後，我們就收拾好，離開那罪惡之地。

九

我們初到拉烏毛文基家時，真是快活，我們替他們老人家作工，好像看他們是親長的一般，老頭兒也如同他的婦人魯淑嘉一樣和我們洽意。我就是在他們家裏有了我第一個兒子。我再也忘掉第一次養孩子的情形。

就是這樣的一回事。正逢農忙，我們晚上照常去喫飯，飯後說定了明天女人們去採燕麥，第二早上我起來，已經就乏了。我燒起火爐子，理好家裏的事。應當到田裏去了。我自己想着：「如果我不去，大家要問我爲什麼；我不願叫人知道爲什麼。」因此就和女人們同到田裏去。我走在頂前邊，好似沒有一點帶累的。她們嘲笑着我說：

「阿妮沙，爲什麼像長角牛的一般，跑在大夥的前邊呢？你不覺着你是大肚子麼？」

我接着說：「是阿，豬和天鵝怎能做同伴，配得起同走呢。天鵝飛着，豬只拖在地上爬啊。」

我們趕上工頭，他吩咐我幾個同伴去採燕麥。他又說：

「阿妮沙，你在這里幫着女人拖圓麥細到打糧食的帆布篷裏去。」

我們每次拖着六細送到相隔六米尺遠的柴積處，在我拉的時候，我覺着腰痛如同針刺，使我很是難受。但是我裝着不讓人看出來。到了午飯，我們都自由了。要回家去。在路上痛得我不得不立住，坐在路旁，等一會過去，我想走的再遠點，却又痛了，痛的恰恰在腰裏和肚子裏，我自己念着說：『是了，養的時候到了。』到底我爭着到了家裏。自去睡倒在黑暗的外房裏，好了一些。我想喫東西，遂到菜園裏，拔了一把葱，嚼着喫，我想喫菓子酒，只是得不到，因爲去取實在困難的很。我饑的願意喫白葱下一點麵包。午飯過了，我的姊妹來找我，她說：

『來和我到田裏去。』

我說：『走罷，這次輪着你拖圓麥細，我去作你的位子上的工，揀燕麥了。』

她說：『好罷，不論你我誰都一樣的。』

她去了。我絲毫不願意告訴人說我的身子。因爲人家曾說過：有的人並不把這些事在意，

明知是苦難，但是痛苦一過就復元了，我一個人在那里。達娣亞娜來到，她是魯淑嘉的女兒，已經出嫁過的婦人，她說：

「阿妮沙，你如有時候，給我束束頭罷。」

我說：「怎麼不呢？」

我們到蜂房後，我帶着一把梳子和一個頭枕。都坐在那里，我覺着下垂的可怕，我坐着好像分成兩半了，毫不能轉動。達娣亞娜向我說：

「阿妮沙，你怎樣你帶着什麼重東西把你勞的這麼樣呢？」

我回答她說：「沒有的事，這就是這麼樣。」

我再來慢慢的作，半面的頭尙沒有束好，不覺間梳子從我的手裏落掉，忽然疼的我不可支持，不由的苦叫出來：「阿呀！天使阿，上帝阿！」

達娣亞娜看着我說：

「阿妮沙，這是你的兒子來到；你去養下他來罷。」

「我沒有一點力量，那就不管什麼地方了。」

她說：「到那邊槽頭裏去，沒有一個人可以看見你，我一會兒再去找你。」

我到槽頭裏，自己坐下，坐了一會兒工夫。又睡倒一會兒。頭下邊沒有什麼軟枕。斗然間覺得……真是靈魂出了身。叫麼？沒有法子可以叫出來。緊靠附近有一羣孩子在那里玩耍，可用力的拚命亂吼。我想：「哎！他們真是快樂阿。我的這樣過去了。」

達娣亞娜來到。她說：

「好罷，阿妮沙，覺着怎麼樣？」

「哎！達娣亞娜阿！這是死阿。」

她說：「這不算什麼。真的，什麼人都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一會兒就過去了。」

實在難受。我的嘴唇也乾了。達娣亞娜替我脫了衣服後，她去叫她的母親。我聽她叫着說：

「媽媽阿！阿妮沙在槽頭裏養孩子了。」

「唉！爲什麼她不早告訴我一聲呢？」

「你真多嘴。你要告訴人了，不叫人平安的養孩子。那麼應當去照理照理她。」

她們來到槽頭。魯淑嘉說：「阿妮沙，身子好罷？」

「我親愛的小嬾嬾，疼死我了；什麼都不能動了。」

「是阿，阿妮沙，你自己或者是上帝降罰使你受苦，不給你立刻生下來。因為你沒有懺悔了你的罪過。」

因此，我就請她們禱告饒恕我：

「親愛的小嬾嬾，親愛的小妹妹，請求饒恕我的罪。」

「阿妮沙，上帝要赦免了你。」

她們就禱告着說：

「上帝阿，給她快些並且容易的產生下來，赦免她的罪過，上帝阿。」

雖是那樣做作過了，但我總不覺着減輕苦疼。因此就想到要請求饒恕我對於高斯麗喀，我的媽媽，和我的丈夫種種罪過。悔過在上帝的面前。哎，又疼起來了。我直挺挺的睡下，眼睛發

暗，失了知覺，牙關緊咬住，我的嘴唇不能張動了。猛然間，我覺着心裏平安了。我自己說：「阿，上帝饒恕了我。」我睜開眼，孩子已經滾在糞草裏，全被糞泥包了。一定的人家聽見了像什麼小牛犢的不停的叫喚聲。

我驚喜交集，無力的仍閉住眼睛。頭痛旋轉的什麼都不知道了。我只覺着有人抬我去，並沒有收拾什麼。我的姊妹說：

「媽媽，我們的阿妮沙怎麼樣？她完全發了白阿。」

魯淑嘉接着說：「應當安放她在外房裏。去請收生婦人來，好剪臍胎的。」

達娣亞娜跑着出去，她到主人院裏送信叫我的丈夫來。約有半點鐘，我醒轉過來，我看着在我面前的人手腕上抱着一個小兒子。魯淑嘉向我說：

「阿妮沙，我們離開外房，你要安睡幾天纔好。上帝給你的恩典，我們按着應做的手續結束好了泥袍。」

給我被上一身大圍衣，拖引着我，我只是抱着慢慢叫號的呱呱的孩子，人扶着我走到房

裏安放我睡下。我還是身體軟弱，但是不覺着疼了，小兒的泥袍總沒有收拾，也沒有人來理。

「達尼魯來了。我聽到他問着說：『上帝給我們什麼的？』」

魯淑嘉答應說：「一個小『司老物祖夫。』」『司老物祖夫』是我母家的家姓。他接着說：

「阿好罷。總是上帝把她賞賜我們。」又聽到魯淑嘉接着說：

「愛她，就如同愛上帝的恩賜。女兒男兒，頭胎兒子都好。趕快去請收生婦人。」

達尼魯跑着去。

太陽已經落了。牲口都進了圈，我總是身軀不能移動。小兒臥在我的身旁，總沒有剪臍。真是，我的母親來到我的面前。我們一同着哭。好了，達尼魯回來。他說：

「沒有收生婦：我們村上的那位，到七俄里（註）多過的地方趕會場去。跟着我去找尼古勒司集的那一位；她進城去了。」

我母親說：『那麼，我們怎樣幹呢？我從來沒有剪過臍袋阿。』

達娣亞娜一點不願動手，她站在那裏不動。她說：

『媽媽，你下手罷。還是你比我們年紀高。』

魯淑嘉帶着想的樣子站在那裏不動。她接着說：

『幹罷，上帝賜給我的勇氣，阿！我來幹。』

婦女們遂商量應當怎樣下手。她們照着她們的能力做了，也給我作過應盡的手續。當她們洗淨孩子，放在毛巾內，要動手了，放達尼魯進來。他走到跟前，細心看看小孩子，天阿，怎樣的喜歡阿！他看了一會，走出去，再進來帶一瓶酒，給每人都斟上一小盃。第一先敬魯淑嘉，他說着：

『讓我慶祝你能。』

她答着說：

『對阿，慶賀我們，我們老的有了一個孫女兒，你們有了一個小女兒。』

然後，大家一個挨着一個碰盃子，喝他們酒。一樣的大家的也慶賀我，我並不覺着快樂。

不知道女人們爲什麼都出去，只有達尼魯和我在那里。他走近我，雙眼看着我，輕輕的問我說：『我的小阿妮沙，你覺着稍好點了麼？』

我說：『好了！現在什麼也沒有了。』

『我們選什麼人當教父教母呢？』

『你願意誰呢？』

『以我的主意頂好是一個人作主。』

我說：『如果這樣，不要再說別的了。趕快到葛木都瓦認我們的使女，拉司達沙當教母；便是主人家的米卡義祿當教父罷。』

我叫認米卡義祿的意思，是因爲有天他曾經給我說過：『你不能以我爲丈夫，只是至少我們將來要有點瓜葛，將來認我當教父罷。』

我從沒有告訴過我丈夫說他想與我結婚。

達尼魯說：『好，對。我贊成。我們就去認他們罷。』

他捉住我的手，我也不拿回來。在他執着我手的時候，使我心裏爽快。

我們談話，我看着他。就從這個時候起，我愛了他。實在好像我的靈魂得了安慰，有什麼感覺了。

(註)一俄里差不多合中國二里。

第三早上，達尼魯去請教父、教母、神父和一般親友。魯淑嘉和我母親急忙預備在洗禮時要用的東西和菜飯。把我也移轉到外房裏，藏在大帳子後。

神父、教士、聖童趕午時來到，在聖像前邊排起一個木盆預備洗孩子的。（註二）聖童在供桌上燃起三支大白洋燭。所有的親友都到場，跟着教父教母開始行了洗禮。我躺在帳子後邊，却擋不住我看他們聽他們。我自己想着說：『奇怪的米卡義祿，本想當丈夫的，却做了教父了。』洗了孩子之後，起個名子叫阿格拉帥娜。安排酒席給神父和幫事的人。分喫鯊魚和海菜。端上席來一點粗麵包和「弗達喀」酒。他們帶上道謝，然後走去。給他們四十個戈璧做行洗禮的酬勞錢和二十個戈璧的蠟燭費。

衆教士走了之後，家裏給親友們安起三桌來。喫的是白菜湯，燒牛肉，細麵和「弗達喀」

酒。他們共是二十五位。我的婆婆也在請的客內。我不樂意高斯麗喀來慶賀，只是別的人願意請她來。他就沒有難擋她；遂也如同別人一樣的請了來。高斯麗喀在飯前找到我。她說：

「阿妮沙，好阿！我慶祝你的活命，我慶祝你有了一個女兒，望她長大有福。」

我回答她說：「我謙恭的謝謝你。」

高斯麗喀坐上席。收生婦獻上一滿盆細粉點心，蓋着一塊白布，在上邊放着兩個勺子：一個勺向聖像放着，一個向着桌子這邊。她開口說：

「現在要再買喫的了。」

各人把錢來放在勺子裏，放在靠聖像那邊的勺子裏錢是要給我的，那一個的是給收生婦的。第一先掏錢放的是我父親，然後大家各人輪着放上他們的，各人放的數目不同。送給我滿滿的一勺子來。我的姊妹數我的錢：有六十個戈壁。收生婦得到那個有三十個。她端起點心盆子，拿着走了。客人們都熱鬧的吵起來：

「阿狡猾的婦人，她知道她的事兒完了，賣給我們的點心她却帶上走了，自己一個人去

吞阿！

收生婦纔是拿着盆子去分盛在碗裏，再送到桌子上來。

教父米卡義祿把一勺滿滿的細麵和一勺油，放點鹽，加上酒，和勻了，送到我的丈夫面

前說：

「來，嚐嚐這個罷。」

我的丈夫說：「怎麼，我要喫這杯餽東西麼？我的食管不願吞牠下去。」

「兄弟，這麼樣可就明白你不愛你的老婆；你如果愛她，你使一口吞這下去。」

我的丈夫一聲不答，他拿起細麵到他的嘴唇邊，先嘗一點，隨着全喫了，並且舐乾淨勺兒。

再放在小桌上，伸手張臂的說：

「我的女兒在那里生長了！」

我總是睡着，這個時候暗暗喜歡我的丈夫在衆人之前給米卡義祿看他怎樣的愛我。所

有的人都喫過燒酒，撤了席，各人作了祈禱，客人們致謝盛宴，然後散去。

僅僅留下我的親族，翁翁婆婆，再陳列起薄荷香麵餅糕，點心和飲料。這是我們自己釀的酒。又開始喫，坐了很久的時候，談着，喝着。我磕睡了，大家鬧到夜裏纔散。

第三天我離了床。或年輕，這是大家知道的，年輕的人不愛多睡覺，因為太氣悶人。並且誰理家務呢？沒有別的人，那烏米智看見我便向我說：

「阿妮沙，身體好了麼？」

我說：「好了。」

「如果精神好，完全好了。來幫我一會兒忙：我們同去搬出廠棚的蜂房來罷。」

我說：「走阿。」

我不能照着我的良心講話說：不能，只得去。他拿着我的胳膊，在我們倆手腕上放着兩窩蜂房。要搬轉十五窩的。給我做真算重：我的胳膊、腿都發了抖。差不多走一步，步步要掉下的樣子。自然他做着是不算什麼的，但他却不想着人家剛生過孩子，身體還軟來。這樣一下可苦壞了我。當時又不能讓換肩，這樣的作工習慣了，在六星期後便送我到田裏去；其實四個星期就

叫做各樣的重的事務了。那時已經動手割草；那年的麥熟的早，趕忙作工；各處忙了我，我帶着小孩子，達尼魯就用木條辦成了一個搖籃。小孩子是聰明的很，她有些時候叫喚，我喂她幾口奶，裹好她的衣被，她自己便睡着了。我搖上兩三下搖籃兒，就離開她去作工。在她後邊有東西代我照理她，就是風刮過來，吹動小兒的搖籃。這個使我不由的發笑說：

「真的，不必用使女啦！」

別的女人們作工，乏到底，乏透了，她們便坐下圍着哥路奇喀（註二）說嘴玩。她們說：

「阿妮沙，你的小女兒真可愛。」

小女兒是可愛。只是我的肚子却難過了。

（註一）污穢的教堂總是保存着這種不合道理的陋習。（沙氏註）

（註二）哥路奇喀即阿格拉帥娜。

十二

無可疑的，我帶着一個小孩子在拉烏毛文基家過活是要困難的了。但此時還可忙得過來。惟有高斯麗喀到現今還是高斯麗喀，她來破壞我們種種有利的事情，特別是這位老婦人。是的，高斯麗喀破壞了我們所有的事情。她不樂意看見我們的平安。因為這樣使她發腦病，嫉妬我們。

請看這就是過去的事。在已經收山芋的時候，高斯麗喀遇見了魯淑嘉，高斯麗喀就用狡計使她發疑，她說：

「阿媽，可以告訴你一件新聞麼？」

「說來阿。」

「當真人家看着你，阿媽阿，你是不留心一點點阿；在你的眼下過的事，你不看見麼？」

「看見麼？看見什麼？」

「哎！你的老兒呀。」

「什麼？我的老貨嗎？」

「怎麼樣！哎！這模樣，你的老兒愛上我的多情的阿妮沙了。」

「哎，阿媽呀，她怎麼樣能愛他呢？他的壞胳膊，硬腿又常病，怎麼能配得上她那年輕又好
看的人呢？」

「理由麼？錢阿。他把全家產要留給她的。」

魯淑嘉笨腦子裏，裝滿了再取不出來的十分狡猾的高斯麗喀的議論，魯淑嘉的腦筋亂了，她老人家遂嫉妬起來。自後我當洗完衣服到院子內去曬的時候，她老人家就裝着在那里要有事做，來看我的行動。七十歲的老人他也想的不錯。老頭兒這天吩咐我說：「阿妮沙，明天到林園裏去作工罷。」真難答應他不去。不然，他說我發懶了，我就答應着說：「好罷，我們去。」我看着，看着她的臉變了顏色。她說：

「同你的美人去阿，要早點起身去，沒有一個人瞧見你們阿！」
但如果我辭着不去，老頭兒又發氣。他曾經說過。

「我不是驢馬，我作工，你們看着。到不如我一個人好。」

有一天一隻小牛失去，老頭兒叫我去找，我辭着不去，他發氣說：

「去阿，走罷！要找着畜牲的。」

魯淑嘉又鬧着說：

「去阿，和她同去阿，你一個去馬上就要轉回來的阿！」

沒有法子，我只得去找小牛，我走這邊去，他走那邊去，我轉到家來，沒有找着小牛。老頭兒還沒有回來。後來回來了。魯淑嘉去在路上接着他，向他說：

「哎呀！老不可愛的貨阿，你找到你樂意的了麼？」

他說：「沒有，爲什麼你來討厭人呢？」

恰巧他沒有找到他的小牛發了氣。遂把這一股氣給老婆子喫了，她因此想着事情是真

的了，便換過臉色說：

「阿老貨，你來回的計算罷，這不是小牛叫你着急，實是你把她做小朋友的叫你忙。」
老頭兒破愁叫出：

「吓！老妖婆，你太沒有腦筋了！」
他走出去了。

從這天起，我們中間再也聽不見講談此事，我們的苦難即從此開端。我經過種種審察，只是疑不到達尼魯身上來，他從此不許我多到我媽媽家去，那里我哭訴我的冤情，我說：

「媽媽阿，親愛的，我被狼抓去，卻碰在熊的脚前了。」

十三

高斯麗喀給我們挑唆得和拉烏毛文基的不和，也要與他們像別人一樣的要分散了。到了年下，要算清賬，縣公會議決給我們的一份判決，我們在我們的工作上只能收得七十個盧布，並且在此數內扣除，過我們年內穿的衣服費：達尼魯的內毛外衣，靴子和我的短衫。七十個盧布只剩下八個了。

我們離開老夫婦，我和小女兒到我父母家住。達尼魯到離三俄里遠的一位主人家去作工。我們的苦命阿！可惡的不幸來降臨。我的小女病了。我想抱她去到一位神婦的家裏衝一衝喜，好趕出魔氣。但是一點不濟事。小兒整日的不喫不喝，遂即消瘦。

這天媽媽到田裏去收燕麥。我留在家裏。我自己想着說：

『可恥阿！我的上年紀的媽媽作工，我不去幫她。』

我就安排好哥路奇喀在臥牀上，送到裏間；然後喂她奶喫。她的好看的紅嘴唇已經乾的緊張的收縮着。我向門外走去，只是在未出門之前，我轉回頭再看一眼小兒：哥路奇喀軟軟的，要閉合他的美麗的眼了。我很是傷感，眼裏垂淚，自己想着說：『不到田裏去了罷，我怎樣捨得留下她一個呢？』便又轉回來，坐在她的旁邊。看阿，好像有特別的事故要來到。有人來叫我是媽媽託人給我說：去幫幫她。沒有法子，我只得喂了小兒口奶，留下她去。我一直走去，被眼淚遮着全不知走的那一條路。到了田裏，替媽媽作工，她轉回家去，我就細細燕麥草。我這樣忙忙作過一點鐘後，一塊黑雲起在頭上，我想念着說：『阿！上帝如能送一陣好小雨來，我便可離開燕麥場，回家去靠近我的哥路奇喀。』大塊黑雲滿布，就下來一場大雨。我放下工作，即轉向家去看小兒。我可憐可愛的小兒讓他的頭垂在牀沿上，雙眼發白，臉色變的怕人，我不由的叫出一聲：

「媽媽阿！哥路奇喀死啦！」

媽媽跑來，她說：

「基督保護她阿！讓我看看罷。」

她拿起小兒，把她脊背朝下放好，盛來一勺水給她喝。只是小女兒不能張開他的嘴唇，因為她沒有一點點力了。我把聖像安到他的牀頭，點起我結婚時的大白燭。我坐在她一旁替她默禱。我不敢作聲，恐怕驚動了她，只是我的眼淚已經真如雨點般流下來了。我想：「真是我替她受苦比我看着她受難過好點。」她難過的時間不久，就死了。

我祈禱時三次的跪下請求上帝賜恩給她。媽媽幫着我裹好屍，安放在掛聖像的下邊一條板凳上。我到木材店裏定了棺材，安排好了之後，我到達尼魯作工的莊上去找他。我到的時候找着他正在主人院子內劈木柴。

「達尼魯，你沒有覺到一點麼？」

他說：「沒有，有什麼事阿？」

「我們親愛的小孩兒捨棄生命升天去了。」

他扔下斧頭，合起手來說：

「這是幾時的事阿？」

我答說：『今天早上。』

我流出眼淚來。達尼魯說：

「就是這事使我全早晨眼前發黑，要想着回家去看看。」

他問我，她是難過多久，怎樣的害病。我告訴了他所有的經過的情形。

他接着說：『哎呀！阿妮沙，她沒有給我們一點好處。我們再不要有像這樣的一個兒子了。』但是他一樣的發出他的極粗的唏噓的歎聲。

達尼魯向工頭請求允准了回我們家去一躺。於是我們就一同起身到家裏葬埋了哥路奇喀。

十四

我在我父母家過了春季，達尼魯和我，我們商量我們的計畫：怎樣的要蓋成我們的房子。到了秋季，他領了他的主人家應給他的工錢，又借貸了些錢，我們就動手安排。在離我們七俄里的克利兒族埠地方買了一所老房子，搬到那里。周匝好歹繞了一圈圍欄，買了一匹劣馬：總而言之，好在我們學樣的也是過鄉裏一家人的生活了。

十分困難了，因為我們要用的東西多，只有一點積蓄，怎能弄得來呢？我們又獨居，沒有法子可想，只好在家務上節省點，先納了稅。後來添上一羣孩子。不算哥路奇咯，我又生了三個孩子：一個女兒，兩個男兒。料理不來，我們遂收留下一位老年婦人來照養小孩子們喫喝等事。我們只管她的飯食。孩子們都漸漸的年紀長大，我們的麵包用盡。到了只剩有房子。達尼魯作完工回來，他說：

「去，預備飯阿。」

「因為沒有麵包：我就沒有生火，沒有煮一點東西。」

「你爲什麼不去借點麵包來呢？」

「我們在鄰居家所借用的，應當歸還人家，拿什麼東西還人呢？」

達尼魯發氣的說：「你不會理家。你是長的好的肉，人家缺少麵包喫，我看你：駕着犂空賣罷！」

「我也整天沒有喫一點的，我借來的都給孩子們喫了。」

達尼魯一聲不作，沒有喫飯，便去睡了。

我們的地位已經是不容易了，達尼魯又不強壯，遂失了工，苦難在我們家裏日漸增加。最後便使我在村裏沿門乞食，只是沒有背上的破乾糧袋，遂用手抱着。

十五

我這樣的過了十年。到了第十一年遇着災難的年頭，明明白白的這是上帝因為我的罪過而降罰。所有過去的事都以窮苦為原因，冬季尚未過完，麥子已用罄了，到了春季總是照常的把困難的日子愈弄越痛苦。再也沒有法子弄來東西，我遂起首去背乾糧口袋，只是因為到處麥子收成不好，人家就都節省做施捨的事。在這種災難之下，想盡各種法子，但總是叫我們困難。因此就使達尼魯發生了要做他所做的事的思想，他常常和鄉裏賊們同去喫喝。我們村上招滿了惡少年。財東們雖然疑忌，卻因農忙的原故，仍然雇用這些人。到了農閒的時候，成羣的鄉人都落到窮苦中，此時我看着達尼魯加入強盜夥裏。

我知道他腦子裏有了壞心眼。在我們家鄉裏有三個鄉人是地方上頂大的強盜，常常來找他。有一天夜裏，我已在熱坑上睡下，聽見門開了。他們走進來，一同估計達尼魯。孩子們已經

睡着。我雖睡下卻未睡着，遂聽了他們的議論。一個叫昂德的是鄉裏賊頭；是一家人的父親，兒子們都結婚了。他說：

「一定的我們要去。」

他的同伴麥色接上說：「只有一件事，跳開一把鎖就成功了。」

達尼魯說：「怎樣牽呢？幾隻母牛，簡直不知怎樣弄阿。」

「誰擋住你呀？我們牽着到高木都埠，暫放在我親家翁菲立賓家園裏。」

「我去找好一位販子，他立付了錢，算清銀子，分給菲立賓一點就好了。」

我的達尼魯害怕，他說：

「兄弟們，這真是徼倖的事阿。」

「還沒有見着什麼，你可的害怕了。什麼東西叫你，你這樣沒膽子呢？」

我替我的達尼魯擔憂，自己便想着說：「怎樣的才能使他知錯呢？」我就向他們說過去：

「不知廉恥的，不害羞的，你們怎麼能教訓知理的人！你們忘記了掛在你們胸膛上的十

字架麼？」

他們都想要辯服了我。他們說：

「一個人要給孩子們喝的。到什麼地方得有那些東西呢？不只是我們要來作惡。也不是我們創的，也不是我們末尾的啊。只要事情合宜，誰怨他牛圈的不好呢。」

我說：「到底還是伸手討喫背乾糧口袋的生活比混着這樣的事情好。哎，達尼魯！阿！扔開！哪！不要去阿！你看着便自知日後所要遭的禍害了。」

他們都去了。我從新又叮嚀過達尼魯。

他信了我麼？還是暗裏做呢？他曾確實的向我說不去做那事了。他說：

「我不去了。」

我想他一點不掛念那事了。我就信了他已經脫開那件事。誰知他把意思藏在他的腦子裏，只瞞着我。

十六

耶穌復活節的星期內第三天或第四天，我們早上在家裏。昂德進來，向聖像祈禱過，給我們行禮說：

「達尼魯，來阿！我們到林子內劈柴去。農人們都去了。」

「好，怎麼能不去呢？」

達尼魯立起來，他們就一同走去。

那天過得真快，我在家裏辦清各樣事務。夜裏到了，孩子們已經睡了；達尼魯還沒有回來。我想念着說：「他在林子裏作什麼用這長久的時候呢？不要出了別的事麼？他應當回來的了。」

我等着，總等着，沒有一個人來。天色已經全黑了……好在他回來了。

我問他：「爲什麼這樣遲呢？你劈了很多的柴桿麼？」

「柴桿麼？人們是樂意要的。只是四條腿能走的柴桿阿！」

這是他所有的回答。他坐在板櫬上，不脫去他的外衣。我第一眼看過去就覺着他不是原來的他了。我自己說：「是了，昂德和他同去做了件壞事，我一點不知道。」哎呀！怎樣的氣我阿！我追問他。他老實的對我說：他們牽了牛了。我說：

「可憐阿。你想想你做了什麼事阿？現在是容易過活得麼？真是孩子們也被你連累了。」我數說他不聽從我所講的話。他說：

「別作聲，山野雞阿！你不懂得一點點阿。」

我們同睡覺，但是我睡不着。我覺着病了。我只想到一件事：人要來捕他啦。

十七

我們這樣過了兩天。第三天天將要黑，我一個人坐在家裏，點着燈，我等達尼魯到高木都。他所認識的藏牛的鄉人家去回來。我覺着實在不好過的沒有力量；我在那里等着他。一點不能睡得着，合一會眼。雞已經叫了。忽然，我聽見有快步走，我認識這是達尼魯的腳步響聲。他猛猛的推開門，猛的幾乎把門門也推掉下來。我的達尼魯進來了；他重脚重手的鑽進了房子來。他沒有上身的衣服，光着脚，並且臉發白，白的比死人臉還白。我開口說：

「這一下子轉壞了麼？」

他說：「壞了。」

他坐在椅子上，啞不作聲。我想要：「我問問他，他們做過的事。」

「達尼魯，你遇着了些什麼？」

「遇到的事麼？我們的事做不成了。」

他走到阿舅菲立賓院子內，那里藏着牛，只會見了麥色一個人，等着昂德。但是昂德不來，他送來一位年輕的人，卻沒有一句話。後來總是等着，還是等着。他們乃從後院裏把牛牽到林子內去。他們已經出了村，叟，卻被高木都埠村的農人們望見，一點不聲張的——跟着，趕下來追捕他們。

菲立賓立刻被捉。麥色雖會跑了個圈兒，但還是被捉住了，我的人的衣服被收檢去，但他卻拋棄了那些逃走出來。農人們跟着即來捉他，他先於他們取路逃走，自己脫去大靴子，遂逃脫他們的手。我自己歎聲：

「哎！我怎樣的不幸阿！災難臨在我的窮頭上，和我們孩兒們身上，沒有法子可免了。」

我想哭泣好解愁悶。只是達尼魯威迫着恨恨的叫我止住。我想着他要來打我了。我死了罷。我們去睡下，但是，怎麼能睡着呢。耳朵總是伸着聽，我們自己說：不是他們來了麼？不是警察麼？

夜裏過了，我沒有睡着。一分鐘。後天一早巷裏即傳滿了議論非立賓和麥色的故事：他們怎麼樣扭開鎖，在他們誰家拿的傢具，這件傢具弄壞得丟掉了半截。就在早上我們看見警察署的警察們一直向昂德家去，在他的門前立住馬，停了車。昂德的小媳婦正在那里。

「哎，少年的婦人阿借給我一把鑿刀修理修理車輪子。」

她拿來鑿刀。鑿刀已經拆壞了。警長知道這傢具是昂德家來的，並且壞的剛對。麥色已經把他完全供出來了。

他向婦人問着說：

「這是你家的鑿刀麼？」

她回答說：「是我們家的，這是家父的那個。」

「父親在那里呢？」

「他到後倉去了。」

「叫他來阿！」

她一點不知道他的事，就去叫了來。

昂德來到，警長照樣問了問：

「昂德，這傢具是誰的？」

昂德臉上顯着不認識的樣子。只是警察不願聽他的一點，便吩咐叫他和他同上車。

我看着他們一直到我們家裏來。我聽着車在房子對面停住。他們朝外房走來。警長進來，

我看着他的胳膊上搭着達尼魯的衣服。他向我說：

「你不知道這件衣服是什麼人的麼？」

我說：「我不知道。」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煙袋和一把小刀。

「這些呢？你一點不認識麼？」

我說：「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人的，不是我們的罷。」

只是王司卡我的小孩兒恰恰站在我的身旁。

警長便問他說：「這把刀子是你爸爸的麼？」

他說：「是爸爸的，他是用一條鐵練接補的。」

警長高昂着頭問達尼魯在那里。我說：

「在後院裏。他照護着母馬正要臥駒。」

當真的我們的母馬正在臥駒，給我們養一個小馬來。

他說：「喚他來阿！」

我叫了達尼魯。他來到。

警長說：「走罷，上車坐在我的旁邊的位子上，我們同去。」

達尼魯很是害怕去。但是素來敬從上司，他只得爬上了車去。上帝阿！什麼戲阿！我叫喚着，

哭着。王司卡抱住他父親叫着說：

「小爸爸，我的爸爸，你不要去阿媽媽，人家引他到那里去，人家拿他放到什麼地方去？」

幾個頂小的已竟跳到外邊去了，他們吼叫着，哭咽着像小狼的一般，都頂住眼，看在我身上。那個應當安靜點罷？我禁不住他。我也是心裏苦愁，臉上發羞。因為許多鄰居圍繞在房子前看。

警察和達尼魯去了。王司卡跑着跟在他們後邊。可憐可愛的小兒，一會兒趕不上了。他又哭着，發着他的燥氣順着他的原路轉回來。一切使我心碎。我跑去躲在後院，不願看見衆鄰居。母馬正在發抖，一時養不下來牠的馬駒。天阿，我的上帝阿！又是一件不幸的事阿！想盡了法子救濟。只是孩子們總不安靜。

他們還在路上。我去引回來，並且想法安慰他們。我和孩子們聚齊，王司卡還繼續着再問：

「人家拿我的爸爸放到那里去？引他到那里去？」

回答他什麼呢？

最後晚上到了，要預備晚飯。預備麼？給誰呢？父親是不在家裏了。我一點不想喫；我的心神煩亂。便分給孩子們一塊麵包，他們自去睡覺。我整夜裏站着，不會合眼。

十九

達尼魯入了獄。我一個人和孩子們過活。我一生的難過，很對不起達尼魯。他做賊與否，我總是愛他，憐惜他，毫不管他別的閒事。他不在眼前，我的生活總是無趣，我是看着他才好。

因此，我就和我的孩子們進城去。我自己想：我去與他快活快活。我給他預備了幾件內衣和乾糧，星期三我到城裏。管獄的說：「星期五是進去的日子，今天是絕不可能的。」我遂租間房子，但我沒有錢付房租。因此，星期四在城裏跑着伸手去討。大家給我幾塊麵包和些另碎小錢，共有九十七個戈璧。我給我的人兒買了塊白麵包。第三天早上，我到監獄的門前。那裏有別的人，家屬們如同我一樣，在那里等着。等的時間不久，便讓我們進去。犯人們排着都走出來。我挨臉看過，我的達尼魯就在他們中間。我有些認不出他，他穿着候審的囚服：他已經變白了，瘦了，一個真的委靡之人了。我再大沒有的可憐他。

他瞧見了我，便喜歡。我們都立着，彼此挨住。我們談話，他想着說：他免不了西伯利亞罷。

我說：『誰知道？上帝慈悲的心腸，他將要憐憫我們的。』

他說：『不，這總是人家說的罷。但是審判不是明天。不要忘記了我到那邊去阿。』

我們這樣談了不久的一會兒。我給他的內衣、乾糧和白麵包。只能直接把東西給他；是守兵來接收的。我們說了再見，我轉回家去。

我的丈夫在獄裏過了一整年，等着審判。每十五天我去看他一回。給他帶點東西去。在家裏我養活了我，並且養活着孩子們，感謝公衆的賑濟。

到了年頭，我得到達尼魯被定罪放流到西伯利亞去的消息。我就去探望他。

『哎呀；我們的罪案定了；到西伯利亞去。我的小阿妮沙阿，不要捨棄了我，親愛的，合我同去。聽說那邊也能過活得。』

我向他哭着，只是沒說一句話。我便轉身取路回家。

我自己細想：『打什麼主意呢？和他同去還是留着呢？』

我遲疑不定。當我一想到他，我就說：『你應當和他同去阿。』我到了家裏，說明了達尼魯的事。大家都想法子嚇我，勸阻我說：

『你不想想和小孩子們同去，像是給他們的災殃，並且對於他，你不過是一個絆馬腳的東西。』

我的母親也不鼓勵我的勇氣。哎，好像我並不會受什麼災難，上帝又給我添了一個小女兒。在一個月中間，我沒有去看達尼魯，因為我病了。自我覺着病愈，我便想：『現在，我去看他罷。』我又到監獄去了一趟：那是在耶穌復活節前的事。達尼魯這麼樣向着我，他已經顯出失望的氣色。他向我說：

『哎！命令已經下來了；五月裏動身。阿妮沙你打定了什麼主意呢？你和我同去，還是捨棄我呢？』

『我和你同去。』

從這天起，我停止請教於這個和那個了。我決定了；我和他同去，並且帶着孩子們。我們就

商定變賣所有的家產不剩一點東西。我回來，便變賣所有的東西：房子、地皮、兩隻山羊。我這樣收了六十個盧布，跟着大家的公意，就有些好人看我的哀求都給我送禮物。我說明我願意陪伴我的丈夫去。我們村裏兩位婦人也同他們的丈夫同去。我們等了不久，便限令在三聖節（Trinite）前一星期預備好，警察來取我們，把我們三家和孩子們同引進城去。

引我們到了警察署，驗過我們，叫我畫了押。想把我們本日即監在獄裏。只是我們請求給我們二十四點鐘再去一躺家：因為我還沒有收到我賣去房子的一切的錢來。別的女人們也照例有事做。我們在村裏過了這二十四點鐘。早上，僱了一輛車給我們，一直的把我們送進監獄。這一次到了，沒有一會工夫，管理員便出來，指定我們的位置：婦人們和女孩兒在婦人司裏，男孩們同男人同住。

我們所有的人都因為離開大的空氣和自由的生活，就都現着愁眉的苦難：臭味兒，少空氣。最難堪的是孩子們的氣悶，但是這樣過的不久，大約在十天的近頭，便引我們到監獄裏的貨棧，每人收得一身囚人的囚衣。每個男人——感謝上帝，因為你的恩賜——有一個口袋，兩

件內褲，兩塊裹脚用的白布，一件大衣在背上鑲着黃色字碼和一雙木鞋，婦人也是每人一件大衣，一條包頭的頭巾布。給男孩和女孩一樣的東西如同給男人和女人的一樣。

我把我們所領得的物件都放在口袋內。華尼烏沙（註）恰同我在一塊，守兵向他說：

『來，小蠅子，拿木鞋來，挑你樂意挑的來。』

華尼阿拿了木鞋，也有一件大衣和內褲。他立刻穿起來，喜的說：

『實在阿！我的爸爸從沒有這樣賺來給我！』

他沒有看出背上的方形碼子。守兵們笑着說：

『你不過僅在獄裏過了十五天，便見到你所有得的了。』

我們領去我們的份兒。我們卻沒有興味裝扮他。但是怎麼樣過得去呢？來罷！好好的穿起來。真是哭又是笑阿。

『阿利娜嬭嬭阿，假使我們看見村上有這樣的奇異的貨，我們真驚訝了，你還說什麼呢？』

（註）華尼烏沙，華尼阿即王司卡。

我們預備起程了。在兩點鐘我們動身到車站。我想要帶上一個搖籃給頂小的女兒用。但是監護的兵們看見，卻令留下那個。他們告訴我：這是不許的，應當遵從阿。我親愛的小女兒，整整一路的抱在我的胳膊上。車上已經擠的滿滿了。幸而不遠就到莫斯科，我們翌日早上到的。

把我們監護着步行，一步快似一步的從車站走到要流放的犯人監獄。

院子盡頭處是一片大房子，房裏已經裝滿了犯人。不算我們在內已經過千，可算個數目了。已經這樣裝滿了人，說有一隊巡哨的武裝軍警圍着。許多叫喚聲，怨聲。各人看到一個像是頂舒服的牆角兒在那里安排起自己的位置。有的推擠，還有爭論。婦人和小孩們在院子內。我們立在那里等人給我們指定地位。兵們來了，引着我同小孩子們到一間房子內。我進去一次

很留心的看了看，沒有一個閒位子。木板作牀用，睡着的人蓋滿了地皮。叫喚着：「還有人來！我們已經彼此疊起來了。」在另外一間小室內，一樣的陳列的好看。我們撞來撞去，到處都站滿了。後來把我們引到院心裏算完事，我們便在那里過夜。

幸喜天氣尙熱。我們就挺臥在地上。

我們這樣住了五個星期。每天兵士把各處新捕來的罪人送進監獄來。房子已經滿滿的了。我們還在院子內過活。有些日子，天氣不好，我們就避在房椽下通道裏。但有六個盛放髒東西的箱筒的氣味打斷人的呼吸。還是人擠得緊緊的。我們不能睡臥轉身，應當坐起。至於小孩子們，是被人將就就的安放在包裹堆上。一樣的那麼樣兩個一疊的，他們不能安睡。整夜裏鬧着捲腿啦，擠到邊上去啦，喫奶的小孩子們也這樣受苦。這樣對於孩子們更顯得可惡。有人告訴我們說在這個監獄裏的所有的婦人沒有不死掉一兩個兒女的。每天有五個生病，有時十個就送到醫院裏去。

我不能免脫他人所受的待遇。我自悔已經起了身，但是沒有法子向後回轉去，我們同村

的婦人的兩個兒子起首，跟着我的達智喀，她也病了。熱寒症大發。她病得全然不能支持了。我不願把她送進醫院去。明白的，出來的是很少很少。但是醫生走來，他問：

「小孩子都不病魔？」

我們回答說：

「不。」趕他走進來的時候，我們說鬧着引小孩子們發笑。

這是什麼意義呢？這麼樣可以瞞着醫生你的孩子們生病了麼？假使這是反背着你的意思的，人家就不把小孩子送進病院去；祇驗驗罷了。給他們一些藥料喫，他們到就好了。

有一天我們團中的一位婦人自信的就說：

「我的（小兒）正是難過。」

醫生把他驗了驗，又向着我來，他說：

「你的也是麼？」

我老實的說這是真的。醫生驗過我們的孩子，用筆記了些什麼，走出去了。

我們想着他去送點藥來或者別的救濟料；纔是送來一輛四輪馬車。點過我們的名字，就命我們同小孩子們上車去。一下裝上我們十個車箱裏和再不能多裝的孩子們。感謝這位俄國婦人的恩，趕着車送我們到醫院裏去。

對於其餘的孩子們怎麼樣呢？我想和他們一塊去。人家擋住我。

「我們吩咐你的丈夫他自去理他的事罷。」

我自己想：「這些肌黃病症何時纔免脫？爲什麼我老實承認這病呢？」

我自己怨恨。但是怎麼樣呢？沒有法子。把我們送到醫院裏，我和我的達智喀（註二）同住。在那里有許多女人和各種病的孩子，最初我同我同村的同伴過活，這也是一樣的很快活。但是不久的日子她們兩位死去他們的孩子。遂留下我一個了。

（註一）此處有一大段被俄國政府檢查刪去了。

（註二）達智喀（Dachka）達婁（Dacha）達尙其喀（Dachenjka）是一個人。

十五天後，輪到我的達智喀死去。她直叫喚了兩星期，沒有喫一點東西。難過的她一點支持不住。她忽然間病勢減弱，有一天她安靜，完全喜悅。我想：『她逃出災難了。』我想引她玩笑，遂給她說：

『達尙其喀，我們玩「喜鵲」罷。』（註二）

達智喀怎麼樣這樣和氣在這最後一次！她玩喜鵲歌，拍着合韻的手。我是很喜望的就過！
『歸榮耀給上帝。』忽然間我看見了什麼呢？她要死去，嗓裏發起吼來。啊！我看見那怎樣的難

管理婦人來了，看了一眼，她說：

『完啦，應當收殮了。』

她扯下小兒的衣服來，要抱去達智喀。我親愛的還是吼着，並且流着他的眼淚。

「尊貴的上帝阿！她還活着！等等洗了他的身體。」

但是她說：

「現在，這可算完了，完了。」

她抱抱着我的小兒，要去把她放在土地上，我就向她請求留點時間以遂其終生之壽，等她閉合了一雙好看的眼。

我就發氣抱怨，管理婦人向我發怒的說：

「此地，這樣是不許的。」

她就拿着我親愛的，帶了去。我跟着他的脚步走出：

「管理的婦人，定了出喪的日子，讓我到教堂去。」

她說：「將來招呼你罷。」

就吩咐我離開醫院。兩天後，我問管理婦人說：

「我的好婦人，什麼時候我能到教堂去呢？我自己的確能認識清楚她在別些死身中間。」

她說：「啊！你記着日子罷！那天抱去，當天裏就埋了。就是你給我說話的時候。」

我便說：「爲什麼這麼樣騙人法呢？」

她說：「如果不哄你，人家止不了你的眼淚阿。」（註二）

（註一）「喜鵲歌」或「兒童遊戲歌」母親向小兒說：

「喜鵲，這隻雌的飛鳥，預備着食物。

她養活他的幼鵲。

她給了食物與這一個……

與這一個……，與這一個……

只不給那一個。

他不曾檢得柴來，

他不曾煮得食物熟，

我的生涯

我的生涯

八十四

他不會養活得幼鷓。

幼鷓都被養活了。

他們叫着飛去

直至頭高處。」

(母親拿起小兒的一隻手，手指數手指，從小拇指起到大指上停。然後放下小兒的手，擡起長胳膊，親頭部。)

(註二)此章一部被俄國政府檢查刪去。

在莫斯科的生活真是難堪。照常是每天兩頓飯，白菜湯，麵包，細穀麵。給每一個小孩子一斤白麵包或細穀麵和一小瓶牛奶。但這是不能靠實的話。白菜湯是不能喫的；常常麵包不熟；如同生麵。說到牛奶，普通的總是有害給小孩子，因為已經混入全量的水不留一點養料在內了。許多有幾個錢的人，自願出費來保養自己，他們喫的是茶。只要有錢，在獄裏便能買來所有的東西。就連「弗達喀」酒也一樣的買來。男人們因此就喝了酒。有些好善德的人送來他們的禮物和佈施的物：白麵包，牛肉，和暖手套。沒有分別的完全分散給衆人的肉，譬如：我們只聽到別人說的而從來沒有見過的。

食品還可過得的。頂苦叫人難受的，是掩滯人出氣的髒物堆子和些臭味。走到男人住的那邊使人不知頭該轉向何方：遍地的穢水，積滿了髒物，不能呼吸。沒有一個人不被虱子蓋滿，

奇怪的虱子，我從來一點沒有見過，洗澡麼？是的，不過那里也要掏錢的，到了天熱，院裏的生活變成苦惱。周圍的牆是燒熱得炙手。灰塵蓋滿，污濁氣味；至於給我們的水是漬過的。

我們公推出一位婦人作我們來往做事的頭目。她擔任取水，缺乏了水不能洗臉，洗身和洗衣服。小孩子的死數只是增加。他們都是熱死。人們就害怕起來。總管處遂下令叫用救火的水機澆洗院子。水管來了，從這邊經過到那邊時，他們提着，我們遂即趕快把小孩子放在水口下沖沖他們，給他們新鮮新鮮。頂可憐的是男人，鐵鍊子鎖在腳腕上，圈到小房子內。他們的生
活真苦阿。

過了三聖節，監獄裏漸漸的走空。載犯人的行車一排一排列着，都被引着向呢呢（E.T.T.）出發。

定妥了起程，我們出發的日子到了。不幸我得了肚子痛的病。又不准落後走；只得抱病動身。這一次仍然是監着步行到車站。我們走路的習慣已失，掙着掙着算恰恰走到了。有三個男人一樣的很是虛弱，就又送回醫院，後來的確說是死了。

把我們放在鐵籠車裏，載在火車上，二十四點鐘到呢呢。我們下車後，先進監獄！比莫斯科更壞。房子窄小低矮。但是我們頂喜歡的是讓婦人們同他們的男人們同住。每間小房子內安三家人。第三天把我們送到羊圈那邊，給我們一羣人都安在一隻大貨船上。

這隻船是著名的。周圍用鐵絲網着，繫在一隻汽船上，不能直達到岸上，又把我送到小艇

上要攀住貨船才能過去，貨船上繫一條光滑的鐵鍊子在橋上。而橋太高，小艇太低。鐵鍊子沒有可扶手的扶欄，只有一塊定石條子在橋上掛住着。小孩子們爬在鐵鍊子上溜滑滑玩，但是他們的小胳膊太短，到不了石條邊；看着是眼裏不好過。監押囚犯的兵們一看見了小孩子，便捉住他們從高處像小狗一般，一下子扔到橋上去！我自己說：『看阿，都安全無險阿，這是天使護持住他們的胳膊！感謝我的上帝！』

在貨船底上有一間寬大的房子，安些坐櫂以備周圍安臥。在地板上有兩個像井口的窟窿，已經穿壞了；爲着豫防起見，就圍繞着鐵網。天花板和牆都用柏油塗過。我的上帝阿！夜裏這樣擠人！我們共有九百人。白天上到艙板上，晚上在下邊。喫喝的食物又壞。大家僅憑着錢在泊船的地方買些喫食以偷生。常常是在停船的時候有一搬運夫來告訴我們知道他是得到允許的能買來食物。大家就用錢買各種東西：鹹魚，別的魚類，白麵包，水瓜。達尼魯時常買一塊水瓜給小孩子們喫；做分食的故事。我總是不停的病着，絲毫不能支持，及看着要到了柏兒木，*Perna* 我覺又轉好過來。但是孩子們卻感冒着病了，兩個病倒：華尼阿和馬孃的腿痛起來了。

二十四

我們到柏兒木，靠了岸，急忙的叫我們走到停止的地方休息下。我走在前邊，小孩子們哭着跟上，盡他們的力量走。我真想說明他們病了，可是我又害怕人家送他們到醫院裏去。我就盡力的幫他們：一會兒抱起來走，一會兒誇獎誇獎他們走的好。但是，至終沒有逃脫了醫生的眼。在點小孩名的時候，他看見他們病的情狀，就來了一位醫生，把我的孩子們送進醫院，叫我們同去。

把我們用車送去。管理員問了我們的話，那裏有一個奇形怪狀的人臥着，散披着頭髮，雙眼暴露出頭外。叫喚些不能懂的音調。

管理員問着說：「那裏有一個空牀麼？應當有個牀來阿。」

「貴人，沒有了，都佔滿了。」

「應當騰出一個空牀來。」

「或者是那面的這個牀，現在還佔着。一位婦人將要斷氣。這就騰出一個閒位子來。」

我們跟管理員的手指頭指給我們的一個小窮牀看去，牀上挺着一個婦人的死尸。

管理員說：「去阿！緊着快撤去哪！」

一會工夫，便拖着屍身到隔間房子裏去。這位死者是上年紀的婦人，頭髮已灰白了。人家把他頭下墊了一塊鐵磚，隨着便向我說：

「看拉，這一個牀。放上小孩子去。」

我立在那里癡想那牀位，發愁被單子和枕頭會蓋着死屍，怎樣能給孩子們用呢？我便說：

「貴人，我們三人；這牀不過只夠一個人用，讓我們去罷。請許我們轉回去，他們的腿自己會好了的。」

管理員說：「不能，絕對的不能阿！你們在這裡住一星期，孩子們就好了。」

他出去了。我流着眼淚。馬嬭向我說：

「媽媽，爲什麼你這樣悲苦呢？」

她也是哭着說，他的沉重的眼淚直流，差不多像雹子一般。

「親愛的孩子，假使我在先能知道你們要有這樣的災難，我真不離開我們的家鄉了。但是，哎，我却痛憫你們的父親。」

奇形的人發着怪叫，使孩子們驚怕，華尼阿害怕的緊緊的頂在我身上，嚇得他難過的哭了。我讓孩子們臥在牀上，卻揭開了被單。我自己說：「應當放在那里通通空氣。」我要喫的東西。服侍的女人給我送來一點東西，真臭壞的，我不能下嚥。孩子們一點不喫。

我們在醫院裏過了九天，不知道那一天才是放我們的一天。第十天了，上帝見憐我們，就允許了我們的請求出去。我說：「孩子們都好了。」

讓我們走去。我們出了醫院。孩子們還是一樣的如同前時的病着；只不過他們自己能努力的向前走路就是了。

我恐怕人趕來再抓回他們到醫院裏去，我就低聲向他們說：

「走阿！可愛的孩子們，你們能怎樣快就儘量走得怎樣的快。」

我們已走了一定遠的路程，我們才坐下休息休息，我們又走，最後見了我們一夥的人，大家都喜歡的擠着來看我們。達尼魯告訴我說：

「生活上使得他們叫我憂悶。王司卡不停的問我說：「媽媽，什麼時候才回來呢？」他不住的只是哭。」

我們後來一時快活，有一星期的工夫。出醫院後，使我們覺着在柏兒木監獄好像是我們的一所好的住所。到第八天的時候就起身走，從柏兒木到都包司格（Tobolsk）路上是坐的車，這卻是不幸阿！我們全生所遭的大不幸。

起程的時間已定。我們都站齊，應過點名。十八輛囚車（註）已經預備好了，坐定位子，每輛上六個囚人，兩個兵，自然一定的還有車夫。囚犯是用鐵鍊子鎖住，六個拴在一條鐵鍊子上。我們和孩子們是自由的可以活動。

在將起程的時候，好像安置的不錯，要平安一路。孩子們真高興阿！因為囚車帶着響鈴，真好似一輛行結婚禮的綵車，上路真好似是遊樂的散步。但是車夫要趕起他的牲口，也不管人的動搖。跑起來的時候，卻換了別的調兒。頂苦惱的是他們的趕快走，不論什麼原故他絕不停

車。就是有必須要做的一切自然免不了的事，無用的請求，他們是絲毫不聽，並且更加趕快他的牲口。這樣，孩子們怎麼樣呢？

坐車的人須得好好的時常一手抓住車邊的欄干，刻刻的睜圓眼看着：防備着車碰了掉下來出險。路是高低不平，沿轍的深坑，一掉下車來便摔的立時喘不上氣來。車夫也不留心看望路。每天走一百俄里。

每走二十五俄里，有一驛站：別的一輛車預備好在那里等着要起程。搬過去行李的口袋，站好坐位，新加上的坐在前邊。在第二站或第三站停車的時候，我走近達尼魯，問他這樣走的怎麼樣。

他說：『車上真是難過，簡直搖壞人！鐵鍊子作惡苦人！我們這個拉扯着在那個上。』我還談着話，忽然望見要起身了。一位無兒子的婦人上車來，站了我的位子。我走近車，發了氣，隊長走來，數了我們的數兒，他說：

「多一位」

他把我的華尼阿帶着去放到一輛別的車上。

我就向他說：「小父親，讓他跟着我能。」

只是他不樂意聽我，把小兒引去。王司卡坐在別一輛囚車上。也是一樣的壓擠着如同別的車一樣。我叫喚，只是人家不聽，就起身了。我看着我華尼阿要碰壞，坐在車尾上，他的小手緊握住車欄。要掉下來，是一定的。真是一入車道便上下動搖，他就掉下來。我完全着急，就叫着說：

「小父親們，華尼烏沙掉下來了！」

車夫不停；他的車，只叫牲口小走。一位兵跳下車去，發小慈悲的捉住了華尼阿，一下再扔到車上邊。

我完全灰心，以至流淚，我的同伴們想着話給我分愁的說：

「你爲什麼這樣的怪傷心呢？够了，他並沒有死阿。」

隨即到了站口。我即跑過去看他。

「我的小兒，怎麼樣？你十分的不好過罷？」

「不算什麼，媽媽。不過我是很害怕。」

(註)西伯利亞載囚犯的特別馬車。中間坐囚人。邊上平安處坐守兵。

陰雨連天使我們發悶。過一天又一天還是下雨，還是下。每一站總是同樣；全身衣服溼透，好似剛從水中洗出來的。第一步先應了點名，再留在那里候着檢查。孩子們哭着垂淚。檢查官來一律的翻看行李。我們沒有帶剪刀、釘錐、刀子、紙牌麼？如果查出，他們就拿去充了公。

小孩兒們凍得冷的在他們衣服裏發抖。我抱抱這一個，又抱抱那一個，一會兒緊靠在我的膝蓋上，使他們的脚不致立在水中。怎樣的難堪阿！

點完名了，我們到房內。沒有位子，所有木板都被站住了。沒有家眷的人們，時間上稍微寬裕一點，便先去自己安排好了。那麼怎麼樣呢？小孩子祇好臥在地上了。我把小孩子的溼衣服安成一個床叫他們睡下，仍用溼衣服蓋上他們，完全溼的阿。整夜裏暴雨，一點點不覺着緩和。他們總還能挺一挺罷。

一樣的夜色對於各人不是一樣的夜色，對於我就完全不同；夜裏我就裹他們，蓋他們，洗衣，一句話，水裏作工過活着罷了。白天天亮了，又是一個起身。沒有時間可給我做我的事。

我們這樣的走了一整星期。我們差不多要到了都門（Toumen）的時候，達尼魯遭了不幸。囚車的車夫在車上喫醉了。一個轉灣，他趕了一下牲口，錯了軌直翻了個過兒，全車裏的拋在地上。

原來囚犯們都穿在一條鐵鍊子上，自然逃不出危險。一個碰壞了腿，別的個是胳膊。達尼魯是碰傷了頭。這一下真利害。我却未親見。我想如果我看到車碰翻時，我的心真要破阿。

到了都門，達尼魯給我完全述說過，他怨恨他的頭痛。但是他却一點不告明給上司，因為他一點點也不願意進醫院裏去。

這樣過了兩天，還不見好。病狀到反加重，他的同伴給他說：

「達尼魯，爲什麼讓你這樣難過，爲什麼你滾在地上呢？去進醫院阿！那里，至少你要有一隻床安臥你。」

我跟着說：「華尼烏沙也是病了。如果醫院好，你帶上孩子和你同去。」
後天早上，起床後，達尼魯十分病重。他的頭很是難受了。

他給監獄管理員說過。下令要他去療治。他給我說：

「阿妮沙，送我到醫院去，明天你引華尼阿來罷。」

我們到院裏，坐在一個小甬道裏一條板凳上。一個看守兵進來。

「你樂意什麼？一隻床還是睡在地上呢？」

這意思是說要給管理員些錢用。達尼魯就說：

「既然人人都有一隻床，我爲什麼祇有地板呢？這是什麼意思呢？」

「好罷，上前邊去！」

人來除下他的鐵鎖，給他一件汗衫並且給他指定一隻床。達尼魯睡下，自己先量量他的床的長短，便說：

「這還不壞，我這樣好好的過二十四點鐘便好。阿妮沙，明天早上來看望我，如果是好，也

我的生涯

「引華尼阿來罷。」

我約定再來，就去了。

二十七

十點鐘我又轉來。只是管理員不讓我進去。他說：

「四點鐘再來。」

我四點鐘轉來，進去。達尼魯露着脊背，被單蒙住頭。

「達尼魯！哎！達尼魯！」

沒有一點動性。我就去搖他。他一點不作聲。

「哎，不要裝鬼阿。你不必鬧那壞玩笑了。我知道你裝死買活的。我已經瞧見你的腿動啦。」
這樣我就發生疑心。

我揭開了被單，看見了什麼？他的嘴唇已竟成了土色，手黃了，指甲發青。我不由的叫：

「天使阿！他死了！」

守衛的兵給我說：

「他整夜裏說過來說過去，爬着到床下，桌子下，總是要找一個什麼小孩子華尼阿。遍地叫喚他。他給我們難爲死了！這華尼烏沙是什麼人？」

我回答說：「這是我們的小兒。」

我的心急裂了。我向兵說：

「阿達那司，喀夫力魯維基，他就要斷氣了，讓我伴他過夜罷。」

他說：「我很願意的，只是這個不能做到。因爲是禁止的。」

一點求不動。我便轉回去。我想給他預備一件內衣到入殮時用。我給孩子們說：

「孩子們，你們的父親今天要死了。一定的了。」

我們一同哭泣，後來孩子們去睡了。

我就坐在窗前，不能睡着。好像是有點什麼東西叫我掛念他。我自己苦悶的想着說：「怎樣讓他一個人死去呢？我若在那里，至少能給我吩咐他的遺囑。」

我在窗前站的很久。我已聽得守兵傳出來的囑咐了。天已經大明了，我看到院子裏眼前的是什麼？兩副布裏的木匣子。

『這是達尼魯麼？他是死了麼？』

木匣子像我窗戶的高。我凝神看：在木匣中的一個中真是他，是的，他死了。

二十八

我急得緊緊的伸張着雙手叫：「天使阿！我的上帝阿！我的丈夫被人拿走了。」我一下跑到門口。守兵擋住我，問我說：「你何處去？」

「我的朋友們，讓我過去；我的丈夫死了；讓我過去，人要拿他去。」

「滾開罷。這是禁止的事。」

我回頭轉來。一點沒有力量。也哭不出來。我的心碎了。我喚醒馬嬭來：

「馬嬭，我的孩子。」

她睜開眼，像剛從夢裏出來的問我說：

「媽媽，什麼？」

「馬嬭，你的父親死了阿。」

我不知怎樣告訴她這句話時，上帝見憐，使我垂下淚來。

她拉住我的手，向窗外看去。她想着或者人家抬她父親過來，她再看一次。我當時沒有叫醒她，實在因為她的年紀尚輕。但是我一個孤獨，誰知她這樣懂得事！我們分着受我們的苦冤，我們同哭。

那天早上，來點名。管理員說？

「誰是司考勿卓夫的女人呢？」

我說：「是我。」

「司考勿卓夫叫給你說：你要活着，雖然很久的沒有他，你總要過活。」

我發着氣，回頭拖着孩子們，我嗚咽的哭着。那里管他什麼禁止呢？我說：

「我的朋友，我親愛的，我的好友，你把我牽引到遠方的外鄉來，你却拋棄了我。看着我

自己一個和孩子們，和我的小孩子們過了。如果我知道，我能先知，我真留在家鄉了。」

孩子們圍着我們叫，大家哭着，我就此怨恨自己。

「我不該拆賣了全家的草根兒。今天如何回家鄉？何處安我的身？何處立我的腳？沒有給我留下一點點阿。」

醫院的管理婦人進來，我向她致敬說：

「小母親，許我和孩子們到停尸場去再看我的丈夫死身一回罷。」

她向我說：「等着罷。那里有了十副棺材時，便來招呼你到教堂裏去。」

我等着一天、兩天的過去。第三天我又從新請求要去。又像達智喀那一次：

「到停屍場裏去現在已經有點遲了。好久就把他埋讎了。」

我說：「怎麼，你的許諾呢？」

「現在你還要怎麼樣阿？」

我又從新聽說：「若是人家讓你隨意去，誰也不能止住你的眼淚阿。」

我說：「或者連給死人祈禱禮也沒有麼？」

「是作了的，爲着大衆行過祈禱的祭禮。這是不能分等做的。」（註）

(註)此章一段被俄國政府檢查刪去。

我的生涯

一七七

二十九

我一個人帶着一羣孩子在外鄉過活，真是把我的頭想破，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做才好。有些善心的人向我說：「你如今能，如果你樂意，可以去請求回你的家鄉去的。」他們指教我一切詳細要做的手續。我想着：「爲什麼活在此地呢？回家鄉去到底是較好。」管理員從那邊過，我就向他說：

「貴人，沒有法子再送我回轉家鄉去麼？」

他說：「怎麼不能是能的！」

下令叫我們翌日早晨走，官庭把收去的我們的衣服又賞還我們。我把孩子們穿起來，我又穿上我的舊衣裳。人來吩咐我說：「你看清這位兵，你去同他到警察署去。那里發給你的許可狀。」

警察署相離在三十俄里遠，孩子的腿總是病着。我自己想：「怎麼樣過這難關呢？」我們的行李呢？說過了，是叫我們帶着去。

應當從命。要起身了。孩子不前進，他們哭着；他們的腿只不給他們用。

這一回旅行把我乏累極了。我只好抱上這一個，走三里，放下，掙扎着再抱起那一個來，輪換着走。最後把他們抱在一處，我再回轉去取行李來。整整的這樣走了一路。只有馬嬭一個身體好，幫着我拿她能拿得起的行李。

護兵站在那里向我們叫着說：

「哎！嬌嬌，比這稍微快一點罷。不然，我們何時才到呢？」

我說：「好朋友，怎樣能和孩子們走得再快呢？尤其是害病的孩子，你會看到的。並且我自己，也被他們累壞了。」

護兵接着說：「同那樣的孩子，你要請命回家鄉去，真是你的失算。」

我說：「怎見得？」

「你起身到你的家鄉去，經過若長的時候，這樣何日才可到頭阿。」

我想說：「阿呀！總有到的一天罷。」

好在到了警察署，報上我們的名字，警察向我說：

「現在，你們去罷。」

「那里去？我想是再送我們到監獄裏去麼？」

「哎！不是立刻的事，等等罷。」

「但是如今，我何處去？」

「你到何處去呢？就是你願意去的地方罷。」

我急哭了，我那里去避身呢？再回監獄裏去罷？再也沒有法子可想了。跟着已經到了夜裏。

我自己回想說：「我絕對的到不了。」我隨着訪問，有人告訴我貨車的地方，僱了一輛大車

載我們回轉監獄裏去，到了門口，我敲門，守兵出來說：

「你要做甚麼？」

「父親，讓我和孩子們進去。沒有這里，我將何處去？」

管理員也走了出來說：

「不能的了，你已記名自由了。」

這樣，同樣的監獄也關了門不要我。

「讓我過一夜，只一夜。我和孩子，我們沒有一處住所。」

他再說：「不能的阿，去租一間房子罷。」

我發了氣，坐在我的行李上。孩子們圍着我哭着。

「天主阿！怎樣的苦難給人受！和小孩子們到那里去？」

我氣消過了。管理員便說：

「哎呀！還是這麼樣罷，到我家裏去，照呼主婦娜大利，賽格閩拉，給她說：伊凡，昂德維治，賜，咐招待我們。」

我就爬倒在他的脚前感謝他。隨即起身去。

三十

又一次上路，又一次一樣的乏困。

我敲他的窗門，裏邊問：

「誰啦？」

我回答說：「我們受主人的恩賜來的。」

「什麼是他的名子？」

「管理員伊凡，昂德維治。」

這樣一回答，便讓我們進去了。

這位婦人，在你們家鄉說起來還年輕，她是俄國婦人，被放逐過的人。她驚奇的看着孩子

們說：

「他們真是冷凍的他們發抖了。」

她隨即引他們到那美麗的房內，脫了他們的溼衣服——這一次他們只遇着一點小雨——把他的乾淨頭巾給馬嬭帶上，隨又預備茶喫。我自己便去取來行李，經過很久的時間，走了兩回才搬完。

管理員完了工，回家來，他的婦人和他提問我許多經過的事情。我完全講給他們聽了。伊凡昂德維治就向我說：

「好罷！就住在我們家裏。我們不向你耍一點什麼。」

娜大利，賽格，閨拉接着說：

「但是你要幫我家務上的忙，我們有兩頭牛，三匹馬；只要你用心經營得好，我們決不叫你受苦的。」

我們就這樣在他家裏過活，平安快樂。他們沒有兒子，婦人遂愛及我的孩子們。有時如果做了白麵包，她便分給小孩子一人一塊，加上一塊糖，和一杯茶。她一時的叫他們同桌喫，一時

的各人分開一份喫。從沒有苦過孩子們。

我們自己養活着自己，我做出與我極能有益的事務。我們小房間不過有他們的廚房長。我餵牲口喫水，我自己去打水——離河邊有半俄里。我作飯，洗地板，也是我收拾傢具。

完了這些工作，我和小女兒在夜裏給這一個，又給那一個作針線；我每天賺二十個戈壁。在那鄉裏一切生活用費很便宜。一磅麵十五個戈壁；三十個戈壁買上等成分的小麥麵。

不能天天買肉喫，只定出一定的時間來。一斤肉值一個半戈壁。

我們什麼都不缺。只是我們不宜水土，遂思歸家鄉去。管理員費盡了周折，才給我們辦來必需的旅券等物。

大家聽說我們要轉回本鄉去，便都來圍繞了我們。有些富商，沒有兒子的，向我請求把我的一個小兒過繼他們。大家想法子使我決定此事，就向我說：

「把你的孩子給我們罷。我們待遇他像我們自己的兒子一樣，我們養他，教育他，並且把我們所有的家產都留給他。」

實在的可以說在那鄉沒有一個俄國的小孩子。大家就因為這個原故，都認識我的一羣小兒。他們看着真是好阿。

我聽了他們種種的議論，有時我自己想着說：「是阿，我給他們一個。」只是該那一個呢？我不知道。

王司卡麼？這卻苦了我。瓦西喀（註）麼？一樣的阿，說到馬嬭，我只留下她這一個女兒。

我一點不把此事告訴孩子們。我睡覺也不能安眠了，只因我是想着：『要在華尼阿和瓦西亞中間選一個出來，他日成爲一位受過教育的、財富的人。我呢，窮的我自己沒有避身之地。我對於他們有什麼補益呢？』我又說：『定了，我把瓦西亞給人罷。明天我去引他的時候：他要哭着。但是久了便忘情我們阿！』天明了，我想捉住他，引他去……但是我心酸，我不能下手；漸漸的愈使我不安。真是我不能只帶着一個去，我還是決意不下。

警察署執照來到，是命令我們再回轉監獄裏：因爲要從那里起程。最後一夜我簡直沒有睡着。頭中總是這一個問題：『給人一個小兒，還是不給呢？』我就禱告上帝，禱告了又請求房主婦給我主意。後來一次我決意把瓦西喀給人。

第二天早上，一輛大拖車立在門前，人進來招呼我們。我們就收拾我們起程的行李。看阿，又來了一位商家的作合人，再帶來同樣的陳請。我看着要起程去，只不帶瓦西喀，把他留在外人手裏……。

我的心緊漲得硬了硬。所有的疑慮都消散。我帶去我的兒子們，所有的我的兒子們和我

同上了拖車去。

(掛)瓦西達 (Vasjka) 瓦西達 (Vassia) 或一個人

三十一

我們在獄裏又過了兩天，第三天就在「先知的洗禮節」後，我們動了身。當我們和這份好媽媽娜大利、賽格、閏拉告別時，我們哭了一場，我們致謝她。她給小孩子們做就各什各樣的旅行的好東西。

我們坐在拖車上旅行，到了烏康司格（Okhansk）我們駐了車。瓦西亞眼病了。遂把我們都送進醫院。

這個醫院是又好又寬大。每天按名發給我們每人十個戈壁做火食費。

那麼每天就是三十個戈壁。因為病人是由國家供給費用。我們喫不完我們的錢。我們的規矩總是買五個戈壁的次等麵包，兩個戈壁的魚，肋骨肉和山芋；在這三十個戈壁上剩下的，我把他收藏起在一邊。我們在醫院過了三個月，我很是快樂。因為正在冬季，要上路時，我真是

給孩子們活喫苦。

這樣過了耶穌復活節，我們收到起身的執照。

我們乘着拖車，很快的到了柏兒木，但是在要到柏兒木以前，又碰着一件不幸的事。

我們夜裏駐了車。我拿起我旅行的口袋，帶到房內。我自己覺着說：『這麼樣的輕阿。想是我好了，以前總是無力罷。』

讓我們進到房子裏，那里有些守兵們鬧牌玩。他們說：

「這里冷罷？」

「很冷。」

「我們給你們搬送到男人住的那邊房裏去，那邊燒着火的。」

他們就這樣搬弄了一回，天氣離睡覺時還太早，我就向馬嬭說：

「我們縫會裙巾罷。」

她說：「怎麼不呢？」

我的生涯

我帶的兩個旅行口袋，一個裝着些短裙子、圍衣。那一個盛着長裙、白布、針線。一句話：這就是我們事務中的好的了。

我拿起這個口袋，想取出白布來。我放進手去，全空了。我打開別的一個裝短裙子的口袋，只是也不見裙子，也不見白布了。我發了暴氣。

「人偷了我們啦。我們帶不回家去一點點阿。可憐的我！沒有一點福。」
到早上，管理員過來。我正坐在那里哭。

「你怎麼樣？爲什麼這樣失望呢？」

「貴人，人偷了我們了。」

「怎麼能這樣呢？你們在什麼地方過的夜呢？」

「在男人住的那一邊。」

「爲什麼在男人那邊呢？」

「我不知道阿。」

管理員下令招呼來守兵們。他給他們很嚴厲的教訓了一頓，使他們都驚的變白了臉色。我過意不去，自己就想着說：『這樣引起他們的不安，也找不回來我所失去的物件。並且這或者不是他們偷去的罷。』我就說：

『貴人，這是我們要請求換房間。因為那面太冷，至於所失落的物件，想着這是我們的大意，遂掉在烏康司格了。』

管理員遂深深的責戒了一番，以完此幕，但是沒有處罰。

三十三

後來我們到了江邊，上了一隻船，那里如同關口，有許多罰作苦工的寡婦，都從那里登船轉回家鄉去。有些老囚犯熬完了他們的時間再轉回他們的家去，也有些沒有滿獄期的人。我們婦女們總在艙板上過日子。我們看着兵們從我們身邊過，我們都說：

「看阿，我們的未來夫君過來了！阿古麗娜，你要那邊這一個阿！」

我們彼此分守着苦怨，一同哭泣。卻又使我們喜笑相隨。

船載我們到了呢呢，改上火車到了莫斯科。第一先進難民居留所住。遂即使我知道我的錯誤：「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孩子們到此間不比是在西伯利亞的寶貝了。都要餓着肚皮，吊起嘴了。如今拿什麼養活我們呢？」

華尼阿說：「我們同去討着喫，有一塊餅乾便合母親分着喫，以養活我們。」

好在定妥到都拿 (Tona) 去。我們過了夜，翌日早上把我們送到流犯暫監所，那里經過警察署，警長不在家，我們等了兩天，看着我們的家房在近前，只是又把我們拘留住！我們將將就就的過了兩天，幸遇一位我們相識的婦人給我們茶喫。終於警長回來了，把我們送到縣署公房那邊去。倒還好，只有我們，但是不許這里住。就把我們安置在一輛大車裏，載到一個村上去，從那里換新馬，又起身到另外的一個村上去。如果立時沒有空閒的馬匹，哎！且等着到有的時候罷。當我們每過一個村的時候，在縣署公房前有許多人圍住我們問：「你是何人？從何方來？」睜圓他們的大眼，看我們身上，好似我們是些外教的人。

我不羨慕和人講話，我滿心滿意所願的，是家，快點到家，真使我不耐煩的等着。

第三天過了都拿之後，給我們的允許轉向我們的縣署去。我們僱了一輛大車，趕到我們村上去。我們晌午到家，大家都正在田裏，忙着栽山芋。我到他們跟前，我的教母的女兒在他們中間。我走到她面前，不作一聲。她抬起頭來，睜眼看着我。

「阿妮沙，真是你麼？」

大家都認識了。我們都行過接吻禮，彼此哭泣，孩子們同哭，又相感自慰。到家裏了。有人去喚我的母親：

「阿利娜嬤嬤，看你的女兒來！」

媽媽急忙的走出房來：

「我心痛的孩兒，你從何處來？」

我拜倒在她的腳前：

「媽媽，你要養我，收留下你的窮女兒，一並收養下可憐的女兒和他的孩子們。」

我叫着哭着，悲感着。媽媽也是的。她說：

「我親愛的孩兒，我的腿站乏了，我的眼望穿了，等着我的女兒。」

她拖起我來，引着到房裏。我的姊妹和她過活，我的父親當我不在家的時候死去了。

初到家的數日，我休息着。跟着就想我怎樣安排好我的事務，租買一所小房子，保養孩子們。在先我和媽媽過，她把我的工作折價養活我。

這一種乾燥的苦悶的生活，尤其是一個寡婦的生活，一切不能出乎規矩。這樣的生活，我看着前途墜在深霧中。使我清清楚楚的回想和達尼魯在獄中的生活，在我的紀念中，我們所受的苦難尙覺變而爲喜樂，所有的好似那都不存在了。

孩子們都年紀長大，都給人傭工去，我們買了一座小房子。我把瓦西亞送在一家釘皮鞋店裏。可憐我親愛的華尼阿，因爲那時在外鄉不服水土，染到一種小腸病，隨即死了。留下我一個人獨居。生活一天苦煞一天；我窒悶的住在這四壁牆間。從前一位向我求婚的人，現在成了繆夫，管理著孩子，再來向我求婚。但是我不願意再嫁。我恐怕我如果再結婚，我的瓦西亞就被送進兵營去；他不但爲一孤兒，且是寡婦之子。到後來，我的年紀已經老了，又與人結婚。

三十四

這回事就是這麼樣湊成的。這一天，一位女朋友到我家裏來：

「阿妮沙，你不想找一位可愛的丈夫麼？我給你看到一位。」

「這是誰？」

「看教堂的伊凡，米奇梯治。他沒有孩子，並且是一位好人。」

「阿麗拉，看阿，我已守寡八年了。我再結婚未免有點滑稽罷。」

「這樣給你現時是有點滑稽，因為你的身體還好，只是將來老年，誰來養你呢？那時你想要結婚，但是什麼人要你呢？並且他也是需人理他家務，他應當有一位婦人。」

翌日我到麥場去打麥子，恰碰着伊凡，米奇梯治在他的窗口上望見我，就使他的繼女招呼我去。

「阿妮沙嬌嬌，父親請你進去。」

「爲什麼？」

「他要你。我阿！我知道什麼？」

我進去，行了禮。桌子上已經排好了茶。

「祝你喫得好阿！」

「你來得好。身體好罷？阿妮沙嬌嬌，同我們喫茶罷。」

我說：「我出來不是爲喫茶，實在要去打麥的阿。」

「你從不來，好容易來到這里，怎麼能不坐一會呢？」

我坐好，喫完一杯茶。把杯子倒放在茶碟上。

「來罷，再喫一杯？阿妮沙，伊凡老維拿。你懂得俗話說得好：那個喝一杯的，將要拖着腿走

路。」

我說：「哎呀！我不是一個喝家。我不能跟着一個男子漢跑阿。」

「好阿！我想給你開開心，你能向我說：我不願意我結婚。」

「真是這個時候想結婚麼？我的牙齒都沒有了。」

「這個就把你禁住了！我們一塊兒同嚼這種滋味罷。」

我立起身走去，伊凡的姊妹跟着我到隔壁的房間來。她說：

「不是鬧笑話。你實在願意配我兄弟麼？」

「馬太嬌嬌，我不知道該怎樣說，對於人來勸說我，我不能拿定主意。我還有一個孩子要教養的。」

她說：「哎！小孩子年幼時自然應照養他，當他年紀大了輪着他來服侍你，人已經老了。」

好久，我決意不下。雖然有好的理由給我想，但總是遲疑不決。人來催我打定主意，並且我的母親也祈禱祝福。我自己細想我的守寡並沒有生出怪事。我就去找教士，告訴了他這件事。情。他向我說：

「這樣的一樁情形，絕對的不能給你們結婚，應當做了種種手續纔成。」

因爲許多手續，遂延長了許久。上請帖，請教神父，再沒有這樣苦煞人了。

人家回答說：『不可能的事：我們怎麼能知道你的丈夫到底是活着還是不活着呢？』

『他怎樣能活着呢？因爲我是寡婦了，所以纔從那邊把我再送回來的。』

『證據呢？你應當獻出一件來證明。』

我們各處周旋，好容易跑乏了腿。我們幾至失望了，最後卻碰在一位什麼能做的幹員手裏。他找來一紙證書，遂給我們結成婚。

終了，我和老伊凡，米奇梯治完結了我的終生，他讓孩子們平安過活。他對於我雖怒氣時有，然相處卻好。由着他的瘋癲，便推知他的性格——就這麼樣過下去罷。

但再沒有一個人能頂住達尼魯給我滿意，當我回想過去的時候，和他在西伯利亞所受的苦難，我覺着我的心還戰慄呢，我所愛他的，就是一顆簡單的心。

87
16114
11



~~7500~~

金圓 4. 73

金圓 0. 00

001 Ba
13